

從九  
八到七

東北書店印



目次

「九一八」以來的國民黨……………一

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

妥協投降活動的一筆總賬……………四五

# 「九一八」以來的國民黨

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國民黨採取不抵抗主義，  
依賴國聯，步步退讓，集中力量，屠殺人民。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年）

七月一日，長春日領事喉使韓人強掘萬寶山中國農民田地，引水修堤。中國農民反對。二日，與日警突衝，死傷甚重。五日，日寇鼓動韓人排華，朝鮮各地慘殺華僑。

九月六日，日寇偽造中村失蹤事件，作對華威脅之藉口，吉、遼各地日軍掘壕備戰，形勢緊張。南京政府通令東北防軍：「遇有日軍尋釁，務須慎重，避免衝突」。

## 九一八事蔣介石下令堅決不抵抗

十八日夜，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進攻中國駐軍，襲取瀋陽，砲轟北大營，兵工廠，東北駐軍電詢南京，請示辦法，蔣介石指示「不許衝突」，謂：「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爲免事件擴大，絕對抱不抵抗主義。」

十九日，南京政府電日內瓦施肇基，要求國聯解決東北事件。

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提出「組織羣衆的反帝運動，發動羣衆鬥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組織東北遊擊戰爭，直接給日帝國主義以打擊。」

### 國民黨的對策：依靠國聯

二十三日，蔣介石在南京市黨員大會演講，謂：「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聯公理之判決」。同日，國民政府發表「告全國軍民書」，聲明：「現在政府既以此案訴之國聯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

二十四日，上海數萬大中小學生罷課，三萬五千碼頭工人反日大罷工。二十六日上海十餘萬人民反日示威。全國各地反日情緒激昂。廣州香港等地日人工廠中國工人均自動辭工。

### 蔣介石的一張空頭支票

十月十日，全國各地在國慶日舉行反日示威。廣州國民黨軍隊開槍射擊檢查日貨學生，死十餘人。各地學生赴京請願，蔣介石在南京中央軍校對學生宣稱：「現在政府正在積極準備抵抗日本，如果三年以後，失地不能恢復，當殺蔣某之頭，以謝天下。」

十六、十七、二十一等日，津滬各地大公報申報等著論，希望國民黨在政治上改弦更張，恢復中蘇邦交，變更「剿共」政策，一致對外。

二十五日，國聯議決「要求日本撤兵」，施肇基聲明：「願意接受決議，我爲和平計，寧受犧牲。」

## 第一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一月六日，日寇猛攻嫩江橋，馬占山率部抗日。十二日，擊潰日寇多門師團。國民黨對馬占山抗戰不予接濟。十九日，日本佔黑垣，馬占山通電稱：「內無糧草，外無援軍」，退守克山。

七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於瑞金，發佈對外宣言。九日，又發佈「告全國工人與勞動民衆書」，號召「取消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特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 第二次不抵抗

八日，天津日便衣隊及憲兵暴動。九日，砲轟華界。十四日，南京政府訓令冀主席王樹常與日司令香椎談判，締結屈辱條件三項：向日道歉，取締反日言論，中國先撤防禦工事。

十四日，國民黨四次代表大會開幕，發表宣言稱：「中國政府尊重國聯決議，極力避免衝突，加意保護日僑，使無任何不幸事件發生……望國聯於此次開會時，執行盟約第十五及十六條之規定，迅速予日本之侵略行動以有效之制裁。」

## 第三次不抵抗

二十二日，日軍進攻錦州。二十四日南京政府訓令施肇基謂：「中國政府……忠實信賴國際聯盟，信任國聯爲吾人唯一之義務。」二十六日又電施，令其向國聯提議劃錦州爲「中立區」，請求日軍不再前進，以中國駐軍退入關內爲交換條件。二十七日，南京外交部正式公佈劃錦州爲「緩衝區」辦法。全國輿論紛起反對。

### 所謂攘外必先安內

四

顧維鈞就外長職，舉行宣誓，蔣介石發表演講謂：「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為功。」

十二月四日，南京政府以全國人民反對，電施肇基取消劃錦州為「中立區」。同時明令張學良「死守」錦州。（按：南京這一命令不過寫給人民看看而已，錦州戰爭中，南京政府仍是一本不抵抗政策，派東北軍打打以敷衍國人，二十一年一月三日，日寇終於安然開入錦州。）六日，守錦軍隊代表王達曾對大公報發表談話云：「東北軍在前敵抵抗亦無不可，惟須舉國一致，為國犧牲，原無不可，而糧餉彈藥槍械均無接濟，如何作戰？中央僅下令死守，豈欲兵士徒手作戰耶？此次最可痛心者，為受傷兵士均無藥醫，聽其呻吟。」

### 鎮壓群衆抗日運動的第一個重要事實

北平、上海、廣州、濟南各地學生赴京請願。十七日，聯合向中央黨部請願，達目的地，軍警齊出，紛向學生衝擊，在中央日報門前，軍警開槍，並以刺刀亂刺，學生死傷遍地。報館門前即陳屍三十餘具，被捕者百餘人。十八日，中央黨部發佈文告，謂學生「越軌行動」，軍警乃「自衛手段」，「正當處置」。並派警衛師二旅，六十一師二團及憲警圍包學生宿處，拘押學生至下關車站，強迫回校。

十日，國聯行政會通過決議，謂日本在東北有「剽匪權」，又決議組織調查團來華。

十八日，太原國民黨部槍殺請願學生，死數人，傷數十人。

二十一日，蔣介石辭去南京政府主席及兼職，孫科任行政院長，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

##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

一月五日，陳銘樞電促胡汪蔣入京執政，汪蔣一同赴南京，從新上台。

二十日，上海日浪人縱火焚燬三友實業社，搗毀北四川路中國商店。

二十四日，日特務機關放火焚燒日公使重光公館，作爲進攻上海之藉口。

### 第四次不抵抗

二十七日，日領事向滬市長提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南京政府訓令吳鐵城取消抗日救國團體，封閉「民國日報」，禁止反日言論，並指定於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四十分，對日領團滿答覆。

二十五日，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表示：「日軍倘敢進犯，決予抵抗。」

二十八日，下午三時，蔣介石電令十九路軍撤退瓦茹、南翔、上海開北一帶，防務令雲兵擔任。

夜十時，日海軍陸戰隊突向北站、江灣、吳淞等地進攻，十九路軍撤退未及，與日軍接觸，奮起抗戰。

國民政府爲躲避「暴力威脅」，遷都洛陽。三十日發表遷洛宣言。

各省將士向南京政府請纓抗日，自願犧牲。三十日蔣介石通電全國將士，謂勿輕動，「枕戈待



命」。

三十日，中國共產黨上海黨部發動全滬日廠工人大罷工，組織上海各界民衆反日救國會，支持抗戰。工人學生參加抗戰。

二月蔣介石下令中國海軍勿配合十九路軍作戰，海軍部長陳紹寬密令各艦隊，云：「准日海軍司令來函，「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艦亦不攻擊中國軍艦，以維友誼」等情，凡我艦隊，應守鎮靜。」一日下午十一時日艦在南京向下關開砲。三日，上海日艦炮擊吳淞各地，中國海軍均奉命「不准還擊」。九日，海軍部次長李世甲與日軍司令野村，同坐汽車參觀各處戰壕。

二日，英、法、美、意、德五國公使照會中日兩國，提議劃上海爲國際共管之「中立區」。國民政府表示同意。四日外交部長顧英，美各國牒文云：「對於貴國政府所通知之提議，特行接受。」

十五日，汪精衛在徐州紀念週演講，謂：中國外交方針爲「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二十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表示堅決反對「退却」、「停戰」。

### 第二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國民政府扣留國內外人民援助十九路軍捐款，斷絕十九路軍接濟。

三月二日，十九路軍撤退南翔，崑山第二道防綫。三日，發表退兵通電，謂「我全國軍民，猶以巢窟游釜爲安，罔識閭閻禦侮之義，忘同屋之纓冠，作鄉鄰之閉戶，是誠爲仇者所快，而愛者所痛矣！」

三日，滬粵一部分國民黨人，對南京妥協政策，深表不滿，駐滬一部分中委致電蔣汪云：「日人陸續增援，至窮師數萬，我方……合計不過三四萬人，每戰對敵，寡衆懸殊，益以疲勞，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電請援，聲嘶力竭，以致爲敵所乘，……觀十九路軍通電，有「後援不繼」之語，孰令致之，當局不能不負其責也。」

四日，國聯行政會議決中日兩國在第三國協助下商討停戰協定。國民政府派郭泰祺爲談判代表。九日，僞「滿洲國」宣佈成立，溥儀爲執政，鄭孝胥任總理。十三日蔣介石對路透社發表談話謂：「東北成立僞國，完全爲日方一手包辦，政府雖痛恨溥儀等甘爲傀儡，但如討伐，即難免擴大戰爭，考慮結果，暫不頒討伐令。」

十四日，國聯調查團來華。

法西斯組織復興社成立，自述其成立目的爲「於此內憂外患存亡危急之秋，如欲設法謀國家的統一，以湊安內攘外的實效，則政治上獨裁的要求，乃較之任何國家更爲迫切，因此在領袖偉大的決心之下，於是有本團體的創立。」

### 降日「剿共」的政策

四月七日，國民政府召集「國難會議」於洛陽，議決「對日交涉」，「全力剿共」方針。

十一日，申報、大公報著論反對國民政府「對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對於共黨，勢在必剿」之國策。

## 中華蘇維埃政府對日宣戰

八

十五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佈「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宣佈對日戰爭，領導全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衆，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十八日，馬占山、丁超、蘇炳文聯合黑吉義勇軍三路進攻日寇。

西安、漢南、渭北各地學生組織抗日團體，遊行示威，搗毀國民黨黨部。二十五日，戴季陶在西安講演，學生包圍戴季陶並焚燬其汽車。二十六日，全市學生進行抗日驅戴運動，軍警槍殺學生。

五月二日，上海各團體聯合會通電全國，反對出賣上海。三日，該會代表四千餘人，痛毆郭泰祺。

### 第一個賣國協定

五日，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中國承認上海爲非武裝區，不駐軍隊，反之，日本可以駐兵。

### 堅決屠殺人民

二十一日，蔣介石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共總司令，發表「告將士書」云：「中正行將出發鄂豫，督率各軍圍剿赤匪，信賴總理之威靈，人民之助力，諸將士之忠誠戮力，必能於最短期間，清除匪禍，奠安民族，幸而完成此素願，當決解甲歸田，表我心跡，然軍人以身許國，不能成功，誓當成仁。苟中正因此捨命疆場……則對我全國胞澤惟望始終認定中正所指之光明大路，永不爲反動政客作工具，……凡此披肝瀝膽之言……我將士視之爲長官之訓示也可，爲家人兄弟之詔告也可，即觀爲中正預留

之遺囑亦無不可。」

二十三日，軍委會下令，十九路軍立即調開「剿共」。

六月十八日，國民黨特務刺死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楊杏佛。宋慶齡、魯迅、蔡元培等均接到暗殺警告。（按這一時期上海革命青年抗日份子生命均朝不保夕，被殺被捕者無數。）

十八日，日寇進攻熱河朝陽寺。

二十三日，蔣介石召集「剿匪會議」於廬山，蔣講話云：「這回圍剿的成敗，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現時匪區是中國的中心區域……是國家心腹之患，此時若不能立即肅清，中國惟有滅亡而已。」議決設「剿匪總部」於漢口，推行保甲制，聯坐法，組織保安隊。開始四次「圍剿」。

八月 上海反帝同盟大會被特務破壞，到會者均遭捕殺。

帝國主義爲援助南京政府，允停付庚款一年。

### 對於蘇區施行三光政策

九月 漢口剿共總部下令各「剿共」軍隊，云：「匪共爲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燬，三、匪區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運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燬，須用快刀斬亂麻手段，否則剿滅難期，徒勞佈置，」國民黨軍隊侵入各蘇區，所到之處，雞犬不留，盡其所能殘殺人民，焚燒及掠奪人民財產。

十月二日，國聯調查書發表，提出組織特殊制度，「國際共管冀三省」。

五日，汪精衛發表對調查書感想六點，「認爲依賴國聯並不錯誤」，「調查團報告書……之觀察明白公允。」

五日，南京政府議決由外交委員會「精密研究」國聯報告書。二十六日，中央社訊：外交委員會討論數次，並徵得蔣介石意見，已訓令國聯中國代表，對報告書原則接受。

六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通電反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指斥其出賣中國以取好日本，並指斥南京政府的接受。

九日，馮玉祥，李烈鈞，柏文蔚等十五人通電全國，指摘國聯報告書之謬誤，並要求「當局於政策有堅決之轉變，放棄不抵抗主義及依賴國聯之謬想，速解人民束縛，切實與人民合作，全國動員抗暴日而復失地。」

十一月 國民黨政府與美國成立一千三百萬美麥借款。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公佈「宣傳品審查標準」，規定：凡宣傳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均爲「反動」，凡批評國民黨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者，均爲「危害中華民國」，「一律禁止」，「以免流毒」。

十二月 國民政府遷回南京。二十二日開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限期召集國民參政會」（按：這是一張空頭支票，直到抗戰後才召集了一個指定圈派的參政會），「製定憲草」（按：此案交由立法院起草，費時三年多，草出了一個一黨專政的「五五憲草」）。

四日，義勇軍蘇炳文通電「我已彈盡糧絕，敵竟有增無已……將士死傷過半，實難支持」，率部退入蘇聯國境。

八日，日軍砲擊山海關，熱河形勢緊急。

十二日，南京政府在全國要求，人民壓迫下，與蘇聯恢復邦交。

日寇進圖華北，蔣介石堅持降日「剿共」的政策。賣國者賞，「言抗日者殺勿赦」。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

#### 第五次不抵抗

一月三日，日寇攻陷山海關。

七日，南京政府申請國聯儘速採取有效辦法，制止日軍行動。

九日，義勇軍李杜部以彈盡糧絕，退入蘇聯國境。

十一日，南京工人通電全國要求抗日。

十七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二）立即保證民衆的民

主權利，（三）立即武裝民衆，創立武裝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

二十六日，日寇以蒙匪爲前驅，合騎、步、砲、空軍，傾其全力進攻開魯。

二十七日，蔣介石赴贛「剿共」。二十九日在南昌總部訓話謂：「此次剿匪之成敗，關係國家之存亡，亦即我民族能否自衛自存之試金石。」

三十一日，國民黨南遷北平古物，人民羣起反對，搬運工人罷工，各民衆團體致書南京政府謂：「此時亟應速定方針，……乃救國大計未見，而急急於古物之遷移，偷換盜賣……動搖人心，……此誠滬變遷都之精神，不從事抵抗之表現。」

三月 熱河湯玉麟勾結日寇，撤退灤東。四日，日軍一百餘名進佔承德。同日，孫殿英在赤峯抗戰。

### 第六次不抵抗

五日，冷口宋哲元部抗戰。喜峯口、古北口黃杰、關麟徵部將士自動抗戰。（此時平津長城間有中國軍隊三四十師，蔣介石用以監視抗戰部隊。軍隊中有將士自動請求抗敵者，蔣下令云：「侈言抗日者殺勿赦。」）

六日，蔣介石由贛專車北上。九日與宋子文、張學良會議於保定，議決張學良去職，何應欽兼任北平軍委會委員長職。十二日何應欽見蔣，蔣令其對關內外各部義勇軍「負責縮編」。

九日，孫殿英絕糧無援，撤退多倫。

十二日，黃杰率部撤退南天門。

二十四日，蔣介石飛平，與何應欽商談對日妥協辦法。

二十六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在京會商決定「全力剿共」。

二十七日，日本正式宣告退出國聯，二十八日，中國政府對日退出國聯發表宣言謂：日本退出後，「在二年內，國聯所加於彼之一切責任及約章與國聯會議所賦予彼之義務，依然須負擔履行。」

四月三日，日寇進攻瀋東，十四日何應欽下令放棄瀋東。十七日全爲日軍佔領。

蔣介石說革命的敵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共，東四省失掉他不負責任。

四日，蔣介石離京赴贛「剿共」，七日在撫州對中路軍訓話，謂：「國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所以，我雖然是到北方去了，一刻也不會忘記江西的匪患，更不會忘記五二、五九兩師失敗的慘痛（按；此時正是堅主抗日的英勇紅軍粉碎了反革命的四次「圍剿」）。……須知道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號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的，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說，却沒有多大關係。」

十日，蔣介石又在南昌召集將領訓話：「抗日必先剿共，徵諸歷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濟之先，絕對不能言抗日，違者即予最嚴厲處罰。」



五月一日，汪精衛在南京中央黨部講「抗日與剿共」，謂抗日必先「剿共」，「如諸葛武侯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蠻」，抗日「只能問盡力與否，至於敗勝利鈍，是不能逆料的」，「剿共」則「要有最大決心」。

三日，何應欽下令取消河北境內義勇軍、救國軍等名目，凡不遵命改編者皆予鎮壓。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表「爲反對國民黨出賣華北平津告民衆書」，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平津，反對國民黨南京政府和北方軍閥新的賣國。」

二十六日，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成立「抗日同盟軍」於張垣。

### 第二個賣國協定

二十七日，汪精衛蔣介石在廬山會議商討華北停戰問題。二十八日汪蔣聯名通電：「救國必先剿共」。同時又聯名電馮玉祥，責其「妨害中央統一政令」。

三十日黃郛遵照汪蔣指示簽訂「停戰協定」於塘沽。（按：此即有名的「塘沽協定」，根據這一協定，中國丟掉領土計四省之多，並把綏東察北冀東劃爲日寇可以自由出入地區，損失之大，爲近百年來，一切賣國條約所不及。）

六月一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發表「爲反對國民黨出賣平津華北宣言」，反對「塘沽協定」，並謂紅軍會提出三個條件，與一切軍隊停戰抗日，但是國民黨對於蘇維埃政府這一號召的回答

，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新的投降與出賣，強迫東北抗日的士兵後撤，解除東北義勇軍武裝，壓迫全中國民衆一切反日反帝的運動，組織新的力量向蘇區進攻，增派大批飛機來轟炸蘇區內的勞苦民衆與和平居民。同時却無恥的造謠，說國民黨不能出兵抗日，是……由於中國工農紅軍「障礙抗日戰爭，」說「中國沒有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戰」。

### 法西斯的恐怖統治

二十日，上海日文「每日新聞」載一長文，透露中國法西斯恐怖云：「法西斯暴力團的橫行，——襲擊共產黨，逮捕左翼作家……這種暴力團的尖刀不僅向着共產黨員，而且向着反蔣派的政客……爲了達到這種目的，派往以上海爲中心的滬寧，滬杭甬沿線去的偵英隊，鐵血團、團警班（法西斯的政治警察）總計十組，團員達二百餘人……法西斯暴力團兇焰日益上昇，演出許多流血的慘案，使得中國人方面，抱着極端恐怖情緒。現在上了暴力團黑色名單的人，已有十多名，左聯的重鎮魯迅，身邊危險，茅盾也遭法西斯下了逮捕令，這是確實的消息。」又述及法西斯在文化方面的活動云：「向來以秘密工作爲主，努力於養成基本幹部的藍衣社運動已經半公開的在學界中進行，這一傾向已由長江一帶波及平津地方，而上海真茹的暨南大學，早就因法西斯活動而極端右傾化，該校校長鄭洪年以下，教授劉炳棻、白瑜、孫白齋等，已經入黨。本月中旬以學生騷動爲起點，驅逐左傾教授與共產主義學生，法西斯化達於極點。大夏、光華、交通等大學，也受這種運動的波及，中國公學的教育

授樊仲雲等，也以擔任文化運動有力黨員而活動，發行着機關報「前途」，……蔣介石的藍衣社，……聘請二三十個德國人，做法西斯運動的指導者和組織者。在南京用德國留學生大事翻譯關係文獻以分配各黨員。」

宋子文要求國聯幫助，與中國技術合作，國聯派拉西曼來華。

七月 抗日同盟軍克康保，寶昌，沽源。十二日收復多倫。

國民黨設立廬山軍官訓練團。十八日舉行開學典禮，該團聘請以賽克特爲首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及大批意、美軍事教官專門講授「剿共」辦法，蔣介石親往任教，灌輸法西斯主義，不抵抗主義與反共思想。

### 第三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八月 蔣介石電令顧炳勳爲察省「剿共司令」，率部入察，以十三師兵力包圍抗日同盟軍。九日，何應欽電馮玉祥，令其赴平。十四日被免去總司令職。方振武，吉鴻昌聲明繼續抗日。

國民黨逮捕上海反法西斯代表大會參加者八十餘人，送往南京監獄，多被屠戮。

九月七日，抗日同盟軍進抵懷柔。何應欽派殷同與日代表商議共同「圍剿」同盟軍。二十日，方吉軍入溧東，日軍在北，關麟徵，黃杰，萬福麟在東，西、南，四面圍擊同盟軍，方吉部以彈藥糧絕，且受日空軍慘烈轟炸，宣告失敗。

## 第四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月十四日，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黃郛、殷同、李擇一與日方商議共同在灤東「剿匪」一（按：即消滅中國抗日的武裝力量），鎮壓人民抗日運動。東北義勇軍鄧文、李忠義部被何應欽改編解散。

義勇軍馮占海部彈盡援絕，擬退入關內，何應欽拒絕馮部開入長城線，使其在關外，便於日寇消滅。

## 賣國交涉——中日直接談判

蔣汪令黃郛、何應欽與日代表岡村在北平秘密談判，據中外各報傳出，中國承認與偽滿通車、通郵、通商，禁止一切抗日運動，日寇允以借款及軍火供給國民黨作「剿共」與鎮壓抗日義勇軍之用。國民黨集中二百餘萬兵力，二百架飛機，舉行五次「圍剿」。

十一月九日，國民黨特務暗殺吉鴻昌同志於天津國民飯店，吉受傷未死，蔣介石又串通帝國主義在天津法租界醫院逮捕了他，並立即解至北平憲兵司令部嚴刑拷打。二十四日北平軍分會奉蔣介石令，槍決吉鴻昌同志。

二十日，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二十一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政府及十九路軍簽訂「抗日停戰協定」四條。

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爲反對「中日直接交涉」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堅決反對國民黨的賣國交涉，反對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的任何協定」。

二十三日，江精衛對監察院各委員否認與日進行談判，又謂「即有交涉，亦不喪權，不辱國」。上海懿華影片公司、神州國光社、光華書局、良友圖書公司等均被特務搗毀。各影戲院、書店、報館均接到恐嚇信。

蔣介石派陳儀赴日，又派李擇一與日駐華日軍交涉，請求協助鎮壓福建抗日運動。

### 第五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二月十一日，日艦四艘泊馬江威脅十九路軍。日寇台灣浪人及漢奸大肆活動，二十八日，佔領廈門。

中央軍大舉自閩贛間進攻，與十九路軍戰於漳州、泉州一帶。二十五日，中國海軍封鎖福建海口，蔣介石派空軍大舉慘酷轟炸福州。

##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

### 出賣華南的開始

一月十三日，中央軍佔福州。二十六日，佔泉州。抗日人民政府失敗，十九路軍餘部被改編爲

東路剿匪第六軍，二十九日，派陳儀爲閩省主席。（按自親日份子陳儀主閩後，日寇進攻華南的計劃便積極的進行起來，蔣介石爲報日寇協助鎮壓十九路軍之恩，會命陳儀與日方簽訂了幾個秘密協定，此等出賣華南的條約，外間不得而知，據三五年大美晚報稱：「廈門因條約關係不能駐兵」，廈門劃爲非武裝區，卽此種密約之一）。

二月 蔣介石在南昌行營講「新生活運動要義」，發起新生活運動。鼓吹封建道德，企圖用「禮、義、廉、恥」作爲幌子，欺騙人民。

國民黨中央黨部禁止二百四十九種文藝書籍發行，一切優秀進步作品悉包括在內。

三月 上海三十萬市民送抗日烈士潘洪生出殯大示威。

四月 黃郛、汪精衛赴贛，十一日，蔣汪黃南昌會議，討論中日直接談判事，及對日外交原則。十日中共中央發表「爲日本帝國主義佔領華北，併吞中國告全國民衆書」，號召建立反帝統一戰線，「一切真正願意反對帝國主義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都聯合起來，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一致與日作戰」。並提出反帝統一戰綫綱領七條，主要爲：堅決反對國民黨整個的出賣投降政策，反對「塘沽協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用軍器庫及入口武裝來武裝民衆，全國民衆起來，爲保衛中國領土與獨立進行民族革命戰爭。

十七日 日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發表獨佔中國之「四一七」聲明。

十九日 南京政府對天羽聲明發表聲明，謂：「中國……從無欲中傷他國之意，更無擾亂東亞和

平之念」。

二十日宋慶齡、馬相伯、何香凝、李杜等公佈「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號召「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出的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各地人民紛起響應。

毛澤東同志對天羽聲明發表談話，指出此爲「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強佔全中國的最明顯的表示」，聲明「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工農勞苦羣衆與工農紅軍，堅決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企圖」。

五月十四日，殷汝耕、殷同、陶尚銘根據四月十一日蔣汪黃會談原則，與日代表太田在榆關開會，議決華北與僞「滿」於六月一日通車。（按：此舉爲國民黨實際承認「滿洲國」。）

十七日，北平學生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釗同志，黃郛派憲兵第三團追究，逮捕青年甚多。（在一九三四年以來，幾月之間，北平有數千青年被捕，暗殺於北平獄中者五百餘人，餘均送往南京監禁。）東北民衆成立「東北抗日救國總會」及「東北人民革命軍」，提出抗日救國討蔣三個口號，積極進行對日武裝鬥爭。

六月九日，南京政府公佈「圖書雜誌審查辦法」，規定一切出版物付印前須先經審委會審查、刪改。

蔣介石的「三亡國論」和奴顏婢膝依靠外援方針之提出

七月 由於軍官紛紛要求抗日，蔣介石乃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這個講

演，因為怕日本知道，直到抗戰爆發以後才公開發表。在這個演講中，蔣介石說中國境內「到處有敵人」，日寇「只要發一個號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要害之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們中國」，並謂「中國在如此情形下沒有一點準備，沒有一點國防……不僅是我們在臨時添置武器整頓已來不及，……就是從現在起，大家同心一致在這一方面來努力三十年還是不夠，到那時候說我們想靠物質的力量可以戰勝日本，那還是等於做夢——何況現在日本人決不許我們有一個機會準備國防，……就是日本人儘量讓我們來設備國防，我們的人力和財力那裡能趕得上？」，所以「如果日本人一天不失敗，我們中國的國防一天建立不起來，……我們民族亦一天不能保存。」高唱毫無民族自信心的「三日亡國論」。在這種極端恐日病的心理下，蔣介石認為中國如要抗日，只有依靠外國的援助。他說：「他（日本）雖把全中國佔領了，如果太平洋問題沒有解決，全中國是佔領不了的」。所以，蔣介石主張依靠外力來抗日，他告誡部下，要「等待時機」，又說：「我可以自信，如有六十萬以上真正的革命軍隊能夠絕對服從我的命令，指揮統一，我們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敗倭寇。」「現在的中國是世界各國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現在要將中國改做他一個國家所獨有的殖民地，想要同世界各國來決戰，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國來決戰，他就掌握不了東亞霸權，也就解決不了太平洋問題，……也就不能併吞我們中國。」這所謂「高明的策略」，就是奴顏婢膝，依靠外援。這與信賴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力量，相信抗戰必勝的中國共產黨與愛國人士的主張，是有根本不同的。

十五日，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委會發表「北上抗日宣言」謂「中華蘇維埃政府與



工農紅軍決不能坐視中華民族的淪亡於日本帝國主義，決不能讓全中國為國民黨漢奸賣國賊所拍賣乾淨，決不能容許全中國廣大勞苦民衆為日本帝國主義整批的屠殺與蹂躪以及東北義勇軍的孤軍奮鬥，故即在同國民黨匪軍的優勢兵力殘酷決戰的緊急關頭（按：此時正是英勇紅軍在抗擊反革命的五次「圍剿」）蘇維埃政府及工農紅軍不辭一切艱難，以最大的決心，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遣紅軍七、十兩軍團，為北上先遣隊，以方志敏、尋淮洲同志為正副司令，由贛轉閩北上，蔣介石派大軍堵截。

### 第六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月 紅軍北上先遣隊抵浦城，過安徽，蔣介石以重兵四面包圍，尋淮洲同志壯烈戰死，臨終尚高呼「為抗日救國奮鬥到底！」

十六日夜，江西紅軍主力西行，轉道北征抗日。

清華教授馮友蘭以談對蘇聯印象，在北平被捕。

十一月十三日，申報主筆史量才在滬杭公路為國民黨特務暗殺（按：申報在九一八後，曾迭次駁斥蔣汪輩不抵抗政策）。

十二月十日，國民黨四屆五中全會開幕，發表宣言云：「攘外必先安內，雪恥端在自強，救亡圖存之工作，當以充實國力修明政治為先務」。

華北危急，國民黨大唱「中日親善」，「經濟提攜」，對於高漲的救亡運動則實行殘酷的鎮壓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日，日外相廣田在六十七屆議會發表「中日親善」、「經濟提攜」演說。三十日，日使有吉見蔣介石，說明廣田演說意義。

四日，日寇關東軍首腦在大連會議。十八日發表聲明書，聲稱將「討伐」熱省內中國駐軍，大批日僞軍雲集熱察邊境，並進攻獨石口，雙柵子，察東形勢緊張。

#### 第七次不抵抗

十九日，黃郛到京與蔣介石、汪精衛商討華北政局，蔣謂日寇進攻察東係「地方事件」，就地解決，二十一日派秦德純、岳開先與日代表談判。

紅軍抗日北上先遣軍在皖南懷玉山爲七倍以上國民黨軍隊包圍。二十四日，方志敏同志被俘。（此後押往南昌，七月志敏同志慷慨就義。）

所謂「中日經濟提攜」

二月一日，蔣介石對「中日親善」發表談話，云：「此次日本廣田外相在其議會所發表對我國之演辭，吾人認爲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刻之諒解，……我國同胞，當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制裁一時衝動及反日行爲，以示信誼。」

### 第三個賣國協定

二日，察德純等與日代表 在大灘會議，訂大灘條約，規定察東各地中國 不得駐兵，劃爲非武裝區。

十三日，南京政府下令「取締排日」。十四日，蔣介石對新聞記者談「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國人民不但無排日之行爲與思想，且亦無排日之必要，……中日經濟提携，應先從改善兩國間之現狀，並恢復其正常關係做起。」

十六日，日本外務省擬就對華經濟提携原則六項，允對中國「在上海設立二萬萬元借款」，誘使中國上鉤。

二十日，汪精衛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外交方針，謂：「讀了這次廣田外相的演說，認爲和我們素來的精神是大致吻合的……我們願以滿腔的誠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當的步調，來解決中日間一切糾紛，務使……互相排擠互相妨害之言論行動，一天天消除。」

二十日，南京派王寵惠赴日，交換「親善」意見。

各地報紙反對「中日提携」申報十八日社論云：「國民黨應覺悟……中國只有在經濟上採用自力更生政策，外交上採用民族利益至上主義。」

四月一日，蔣介石在貴陽對記者談話：「欲挽救今日民族危急，解除全國民衆的痛苦，須有一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各地組織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

二十二日，美國經濟考察團來華。

五月八日英哈蒙德、羅斯來華，談商中國加入英鎊集團。

十七日，南京、東京同時發表中日公使晉升大使。

#### 第八次不抵抗

二十九日，駐華北日軍武官藉口中國政府援助義勇軍孫永勤部，向北平軍分會提出苛刻要求，駐津日軍分赴冀省府公署及北洋大學示威。三十一日，南京政府電令何應欽與日方談判，「妥善辦理」。六月一日，河北省府以日人壓迫遷往保定。六日南京政府九日竊要求，免冀省府及天津行政長官職。

#### 第四個賣國協定

四日，華北日軍司令梅津與何應欽談判，九日秘密簽訂「何梅協定」。中國在冀察主權大部喪失。十日，依照「何梅協定」中央軍撤出河北。東北軍調陝「剿共」。

五日，關東軍代表土肥原藉口張北中國軍隊拘留日本特務人員，向察省府要脅，並派飛機飛平示威。七日，南京政府允日人要求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職。

### 鎮壓群眾抗日運動的第二件重要事實

七日，日領事及武官以「新生」二卷十五期刊載「閒話皇帝」一文，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向日謝罪」，「派親日作家檢查圖書」，「禁止侮辱『滿洲國』」，「處新生作者、編者徒刑」等，南京政府一一允諾，訓令上海市府向日道歉，撤換滬公安局長，取消圖書審查委員會，封閉新生周刊。

十日，國民政府下「敦睦友邦令」：「凡以文字圖書或演說爲反日宣傳者，均處以妨害邦交罪」。

鎮壓一切抗日運動。

七月 新生主編杜重遠被捕，十日判決處徒刑一年二月。七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聯名發令：「此次新生記事，確有不敬之處，殊屬妨礙邦交，以後國民須尊敬皇家之尊嚴，嚴禁同類之記事，違者嚴懲不貸。」

蔣介石授意丁文江在大公報上發表「蘇俄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一文，曲解布勒斯特和約，主張日寇要我華北，可連華中給他，退到雲貴去「復興」民族。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發表「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號召停止內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

國防政府，與紅軍、東北人民革命同盟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二十四日，日駐華北軍總司令多田對記者發表談話謂：「華北當局應消除華北之一切排日排滿行動」，否則「日方或採用武力以處理之」。日寇在華北晉綏各地組設特務機關。太原、歸化、寧夏等處設置軍事委員會。

### 日走私貨源源運華

九月十日，蔣介石發表「中日關係的回轉」一文，謂「中日兩國無論自那一方面看都應該提携協力，以圖亞細亞的繁榮」，「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結局，可以「和平」兩字盡之……在東亞和平的大理想之下，考慮日本的益，作相當的妥協讓步，不一定不可能。」

二十五日，日華北駐屯軍司令多田駿發表「我帝國對支的基本觀念」小冊子，公開宣言吞滅全中國。

二十日，英國派李滋羅斯來華，幫助中國幣制改革。

十月六日，南京政府派吳鼎昌率領經濟考察團赴日。

十七日，日本經濟考察團抵北京。

二十二日，河北香河日寇指使漢奸暴動，佔據縣城。

二十二日吳鼎昌在日商討成立中日貿易協會。

二十五日，日駐華海軍武官在台灣開會，討論對華南方針。

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六中全會在南京開幕，汪精衛遇刺受傷。

一日，北平軍分會下令取締一切抗日團體。

五日，平津學生向國民黨六中全會要求開放言論、集會自由，禁止非法捕殺青年。清華等十餘校通電云：「奠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復加以毒刑，地獄現形，人間何世？九一八事變，三日失地萬里，吾民豈不知負責者誰，特以外患當前，不願與政府歧趨。然政府則利用此種心理，藉口劃一國策，熬煎逼迫，無所不至。昔可以「赤化」爲口實，今復可以「妨礙邦交」爲罪名，而吾民則一舉一動均有犯罪之機會矣！……北大學生組織帝國主義座談會，清華學生組織現代座談會，此約法所許之權利，而政府則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國二十三年焚燬書籍竟達千餘種以上……焚書坑儒之現象，不圖復見於今日。」各地輿論呼籲救亡。

四日，南京政府公佈「幣制改革」，「白銀國有」令。又公佈緊急法令，以中中交三行鈔票爲法幣，禁用現金。

七日，關東軍特務長土肥原抵津，策動宋哲元聯合華北五省脫離南京政府。

十二日，國民黨五全大會開幕，蔣介石講「對外關係」謂「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

十三日，中共中央發表「爲日本帝國主義吞併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指出「以蔣介石爲罪魁禍首的國民黨政府，泰然不以爲恥的答應了日本的要求，輕輕把整個華北，整個中國出賣了！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二十八日，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軍委會又發佈「抗日救國宣言」，再一次號召全國一切願意抗日者團結起來，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並提出十大綱領。

二十五日，殷汝耕成立「防共自治政府」。

二十六日，南京政府下令撤北平軍分會，又令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任委員。

十二月七日，國民黨一中全會五次大會，推選張羣爲外長。

### 鎮壓群衆抗日運動的第三件重要事實

九日，北平學生抗議冀東漢奸政府成立，反對所謂防共自治，要求停止內戰，舉行示威，途中爲宋哲元部襲擊，水龍皮鞭木棍槍刺齊下，死女生一人，傷五百餘人，捕捉學生無算，宋哲元更下緊急令，全城戒嚴，加派大刀隊把守各校門口，不准學生出入，大博學校，逮捕學生領袖（北大六人，東大十二人），強迫學生復課。

十六日，北平學生二萬餘，市民數萬人舉行更大規模示威，宋哲元動員全城軍警，加派武裝軍隊兩團鎮壓，宋下令對學生可以自由行動，示威隊行至二區警署時，軍隊即行開槍，刀棍交加，羣衆傷



亡甚大。二十二至二十七日，上海禁止學生遊行開會。

十八日，上海各界救國會宣言成立。二十日，婦救、職業界救國會、工救、國難教育社成立。

日寇密派崗本、土橋等至廈門，發起「自治運動」。三日，開成立大會，各自治委員會，以林振成、黃南鵬等爲委員。華南漢奸組織到處設立。

十九日，陳儀偕廈門市長王固磐，乘逸仙艦至台灣慶祝日寇佔領台灣四十年大典（陳等在台與日人對華南問題會有密談，蔣介石以其談判有功，不久王固磐即調升南京警察廳長。）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瓦密堡會議），討論了民族統一戰綫、抗日聯軍及國防政府問題，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

一月一日，蔣介石在中央廣播電台播講「國民自救救國之道」，大意云：全國人民若能發揚「固有道德」，中國自會強盛。

四日，福建省府出賣安溪礦產與日人，委趙修晉司其事，據趙談：事前均得蔣介石及鐵實各部核准。二十七日，日人在閩南各地組織所謂「農民自治軍」。

五日，蔣介石手令平津各學校放假，強迫學生離校。蔣介石在勵志社招待各地學生代表，欺騙學生云：「於熱誠愛國之外，更須守紀律負責任，……勿受人挑撥離間。」二十八日，蔣介石訓令教育

部嚴禁學生活動。

十一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言，主張「停止一切內戰」，「對敵經濟絕交」，釋放一切政治犯」等十二項。

十三日，廣州學生反日遊行，國民黨指使流氓擊斃學生一人，傷者逾百。

二十一日，日外相廣田在衆院演說對華三原則：（一）中國取締一切排日運動，（二）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滿」共同防共。二十六日，南京外交界表示：「我方對廣田三原則雖未接受，但亦不拒絕。」

二十五日，紅軍將領致書東北軍全體將士，希望共同協商，聯合抗日。

二月四日，南京政府發行「復興」「統一」兩公債共十八萬萬元。

七日起，上海、天津各日人紗廠中國工人紛紛罷工。

#### 第七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七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爲實現抗日，遣軍渡河東征，發佈「東征宣言」。二十三日，蔣介石令調洛陽、徐州、浦口，等國防要地重兵共三十萬入晉堵截紅軍東上抗日，又下令東北軍，西北軍進擾紅軍後方。

#### 鎮壓群衆抗日運動第四件重要事實

二十日，國民政府頒佈「維持治安緊急治罪法」，明文規定軍警有鎗殺抗日羣衆，逮捕救國份子，解散救亡團體，封閉救亡言論之「合法」行爲。

二十一日 蔣介石、何應欽、王世杰電平津當局，謂學生運動爲「共黨暗中操縱」，令飭鎮壓。平津當局奉命後，分派大批密探，赴各校院秘密調查，分頭逮捕，計先後被捕者達一〇九人，同時日寇關東軍亦電令北平日領署幫助調查學生運動。

二十四日，日寇警務主任走訪北平市長秦德純和公安局長陳希文，商談「肅清北平共產黨」。

二十七日，中國駐日參事丁紹級奉南京政府命令，正式向日本提議在南京召開中日談判會議「促進中日提携」。

三月八日，冀察政委會外委陳中孚與多田商談「防共」問題，決定派二十九軍得力部隊在冀察晉交界地，扼險駐防，防堵紅軍東上抗日。

### 中日談判

六日，日本新任大使有田抵南京，十六至十九日與張羣迭開談判，共討論十一小時，十九日雙方共同發表公告云：「雙方見解雖未能全部一致，但有裨於彼此意思之疏通。」

二十二日，日寇使德王以察北蒙旗爲根據地，成立偽蒙古自治軍政府。

八日，濟南警察包圍山東大學，捕學生多人，二十四日，滬復旦大學救國會七人被捕。

三十一日，北平學生示威，反對日人在華增兵，遭捕學生三千餘人。

五月五日，中國人民紅軍發佈「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以蔣介石派大軍阻攔抗日去路，倘與之決戰，必為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隊伍，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

五日，國民政府公佈所謂憲法草案。

六日，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訂立『華北防共協定』（按：此協定係秘密的，據英日通訊社透露有如下內容，中央軍不得開入冀察「剿共」，兩省關於「剿共」軍事應請日軍協助，日軍駐紮華北鐵路沿線，華北中國軍隊聘請日人為軍事及政治顧問。）

五、六兩日，日寇走私貨物運京總數達三千噸。十三日，海關報告華北走私稅收損失統計，九個月來達二千五百萬元。

國民黨派陳光甫出使美國，十八日「訂中美白銀協定」。

華北日軍大量增兵，日本公然改天津駐屯軍為華北駐屯軍，作為侵略華北最高機關。

十四日，新增日軍均改照戰時編制，古北口等處築砲台，平漢、津浦、北寧，平綏各路駐重兵。

日寇要求南京政府簽訂「中日防共協定」。二十五日，張羣在外交部紀念週發表演說，謂：「共

匪之侵擾，日本常引爲關心之事」，「中國政府處於任何形勢之下，決不須與放棄剿共政策。」「現在，大部份共匪已告肅清」，請求日本「稍假時日，必可完全消滅」，並望日本「共同努力，確保東亞之和平」。

全國人民反對日本增兵，二十八日，天津學生並舉行示威。

二十一日，全國各界救國會成立於上海，發表宣言，通過「抗日救國初步政策」。

六月二日，兩廣當局標榜「抗日救國」。四日，西南將領發電響應，請蔣允其出兵。八日，進兵湖南。

三十一日，日軍由榆關、豐台、通州集中北平，日艦抵塘沽，繼續增兵。

七月一日，保定漢奸五百餘人請願「自治」。

### 第八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日，國民黨二中全會開於南京。十三日，蔣介石講演，謂：「我們要解決外交問題，先要解決內政問題，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央一貫的方針就是「安內攘外」四個字。……我們要有整飭綱紀維持統一的決心和勇氣，負起責來，彌亂定變，決不能因外患之嚴重而放棄平定內亂之工作。決不可顧慮外患之壓迫，就聽少數人破壞紀律，自由行動。……正唯有外敵之壓迫，中央更不得不先澈底肅清內亂。」（按這些話係爲兩廣事變而發，當時蔣介石對於兩廣力主武力對付，南京與兩廣戰爭已箭在弦上。

，幸賴全國人民反對，輿論一致要求和平，兩廣事件，始和平解決。同時，蔣介石對「最後關頭」有所解釋，謂：「「最後關頭」即「最低限度」，中央對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又聲明：「這半年來，外交的形勢並未達到和平絕望的時期；與其說是和平絕望，反不如說這半年來較之以前形勢還有一線希望。我敢說，最近外交途徑並未達到最後關頭。」

十五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十六日，毛澤東同志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提出了爭取勝利各種方針，指出中國戰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要有三個條件，「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毛澤東同志並預言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並說明「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決抗戰到底，「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八月七日，偽蒙邊防軍（李逆守信部）進擾綏東。十六日，察北偽軍犯綏。十日，日軍開張北，綏東形勢緊急。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書國民黨，呼籲集中國力一致對外，提出國共各派代表談判，以實現國共合作。

二十七日，成都民衆反對日人在蓉設領，毆斃日人兩名。

九月三日，廣東北海發生日僑中野被殺事件。十九日，漢口日警吉岡被擊殞命。

十三日，川越到南京與張整談判，川越堅持廣田三原則，又提出四項具體要求。談判並無結果。

十六日，國民政府重申「睦鄰令」。

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爲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爲了「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澈底勝利」，「宣佈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

十八日，上海民衆紀念九一八遊行，國民黨派軍警禁止，民衆受傷被捕者甚多。

二十三日，上海日水兵中山秀雄遭人狙斃。

十月七日，川越見蔣介石，蔣謂：「中日一切問題應根據絕對平等及互尊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原則，由外交途徑，在和平友善空氣中，從長協商」。

十九日，二十日，二十六日，張羣與川越繼續談判，以日方要求苛刻，仍無結果。

### 貫澈內戰方針

二十二日，蔣介石由京飛陝「剿共」。二十九日，對記者發表談話，謂：「共產黨不以民族利益爲本位，不論其標榜若何」，「政府決貫澈勸亂方針」。又以西北東北軍將士多傾向抗日，調蔣鼎文率中央軍入陝監視張揚行動。

二十五日，華北日軍大演習。

二十六日，紅軍將領致書蔣介石及西北將領，謂：「國勢垂危，不容再有箕豆之爭」，希望蔣介石「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紅軍」，一致抗日。

十一月，日僞軍再犯綏，傅作義率部抗戰。十三日，日機轟炸平地泉，二十四日，中國軍隊克百靈廟，全國聲援綏遠抗戰。

### 鎮壓群衆抗日運動的第五件重要事實

十三日，中英成立十萬鎊信用借款。

二十三日，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被捕。

十二月一日，手澤東同志朱德同志致書蔣介石，謂：「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爲友，共同抗日。……此實全民族之唯一出路也」。

三日，日海軍在青島登陸，佔領國民黨市黨部。

### 強迫東北西北軍進行內戰

四日，蔣介石赴西安對張揚表示：「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的處置。」十日，蔣在西安省黨部向東北西北軍訓話，謂：「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



產黨，日本是離我們很遠，如果遠近不分，便是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

九日，西安學生舉行一二九週年紀念遊行，蔣介石令軍警開槍鎮壓。

## 西安事變

十二日，西安事變，張揚扣留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十三日，發佈通電，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衆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守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十六日，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張學良：何應欽任「討伐軍總司令」，中央軍佔領華縣。

十七日，關東軍發表聲明，要求國民政府實行「反共防共」。同日，日外相接見許世英，表示南京若與張揚妥協，則日政府將不能坐視。二十日，川越會見張羣，聲明張揚所提條件與日本根本方針不合。二十一日，日寇喉使察北偽軍發停戰通電，願與南京合作「反共」。

親日派竭力煽動內戰，電召汪精衛回國，以便共同進行親日反共倒蔣陰謀。廿二日，汪自意大利熱那亞啓程歸國。

十五日，紅軍將領致電國民黨，盼「立下決心，接收張揚之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十九日，中共中央通電提議召集和平會議，向雙方提和平條件四項。

二十四日，蔣介石接受抗日條件，擔保內戰不再發生。次日被釋，由張學良等陪同離陝飛洛。二十六日到達南京，蔣即背信扣留張學良。

## 西安事變後，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停止內戰，但仍未放棄反共反人民消滅異己的政策。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

一月三日，察北偽軍集中商都，圖再犯綏，前線迭有接觸。

六日，國民黨中親日份子挑撥內戰，下令中央軍進攻西安。十七日，赤水前綫迭有接觸。

八日，中共中央「爲號召和平停止內戰」發佈通電，揭破「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親日派……以「擁蔣」爲名，挑撥內戰」之陰謀。

二月二日，戴笠系特務刺殺堅主抗日之王以哲將軍。

十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開放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倘國民黨能確定此種國策，中共又提出四項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二）蘇區政

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十五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開幕，宋慶齡等十三人提「恢復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擁護農工三大政策案」。二十一日，通過「根絕赤禍案」對中共提議不表拒絕。

三月十四日，日酋兒玉領導的經濟考察團抵滬。十六日，兒玉見蔣介石，蔣在歡迎會上講話云：「禮義」爲「東方文化的特點」，希望兩國「爲東方文化來努力」。

三日，張羣去外長職，王寵惠繼任。王對記者發表談話，謂中日「雙方推誠相見」，便能「恢復外交常軌，改進兩國邦交」。

十一日，上海出版之「文季月刊」「新認識」「讀書生活」等十三種刊物，國民黨下令禁止發售，並限兩日內將所有存書焚燬。

四月三日，沈鈞儒等被訴「危害民國」，全國各界組織援救救國會領袖後援會，開展了廣大的援救運動。

七日，王寵惠接見川越，王云：「本人熱望調整中日國交。對佐藤外相演說，至堪欽佩，願在事實上努力促其具體化。」

十三日，加藤晤宋哲元，商談代築滄石路。十四日，冀察赴日考察團（張自忠率領）東渡。

十五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全黨同志書」，號召爲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實現對日抗戰而奮鬥。

五月三日，中共蘇區黨代表大會開幕，毛澤東同志報告「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分析了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在目前的發展情況，及當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提出爭取民主，準備抗戰。

四日，北平學生紀念五四，陶希聖、楊立奎指揮毆打救亡青年，破壞學生運動。

七月六日，孔祥熙在紐約播講，歡迎外商開發中國。八日，孔與美外長共同發表宣言，中美成立貨幣協定。

### 七七抗戰

八日晨一時，中日軍隊在宛平與蘆溝橋附近發生衝突。九日，南京外交部與日商定撤兵，日軍未撤。十日，大批日軍增調前線。十二日，日軍強佔天津車站。二十六日，日軍佔廊坊，香月向宋哲元提最後通牒。二十七日，宋氏拒絕日方要求，北平四郊發生激戰，平津相繼陷落。

八日，中共中央及中國紅軍通電：「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十三日，延安全市共產黨員及革命機關工作人員召集緊急會議，毛澤東同志號召「每個共產黨員與抗日革命者，應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

十八日，美國務卿赫爾發表宣言，反對日本武力侵華。

十九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國共兩黨代表各三人（國民黨以蔣介石、張冲、邵力子爲代表，共產黨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爲代表）在廬山談話，蔣介石允許公佈承認陝甘寧邊區。

二十九日，汪精衛在南京廣播「最後關頭」，宣傳民族失敗論調。



# 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

## 妥協投降活動的一筆總賬

六年多以來，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戰的烟幕下進行對敵妥協投降的花樣和手法是很多的。首先，就宣傳投降妥協的言論來講：有曲解中外歷史，側面「證明」「戰是誤國，降是愛國」，指奸爲「忠」，罵忠爲「奸」的，這是一種；有借口抗戰，暗中偷偷的帶出投降來的，這又是一種；有口頭高呼抗戰，但故意強調抗戰的困難，宣傳什麼「國際孤立」和什麼「人心厭戰」，把勝利描寫得遙遠無期，或是相反，故意強調敵人的困難，說「日本天皇亟欲罷戰言和」，「這是日本官方唯一正式計劃」，以達到宣傳中國必須投降或不妨投降的目的，這又是一種，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而一切投降妥協言論中，最有勢力的一種，乃是模糊抗戰目標，偷偷摸摸的取消收復九一八以來一切失地的明確口號，而代以「犧牲到底」，「力量用完」「國際條約生效」，「英美干涉實現」或恢復抗戰以前狀況」等等曖昧的詞句，以便以「敵國與國際情勢爲解決之張本」，而隨時接受屈辱條件。其次，在妥協投降活動的方式上，有公開投降的；有暗中潛伏在抗日陣營，作各種陰謀活動的；有不敢提出親日，只提出走德意路線，以通過德意向敵人屈膝求和的；有邀請英美調解的。而一切活動中最厲害最險毒的



一種，是：實際與敵寇進行妥協，表面却打着抗戰旗幟；心裡想的，手裏做的，甚至口裏說的，都是法西斯主義，但却假意戴著民主的帽子，以便欺騙更多的人民；真正的外交關係是德意日路線，外表上打着聯合國盟員之一的招牌，並且竟致有人自捧為聯合國四大領袖之一；事實上是調兵遣將，準備發動反共內戰，然而表面上却粉飾著「聯共抗日」的假面具以騙取盟國的軍火，迷亂國內外的視聽，與麻痺國內外的警覺。最近一年來，「中國之命運」的出版，高級將領的大批投敵，吳逆開先的回渝活動，反共內戰的積極準備發動，花樣翻新，愈出愈奇，抗戰前途，實堪憂慮。茲僅就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敵投降妥協活動的不完全的材料，發表於此，希望全國同胞加以嚴重的注意。

## 一、「七七」事變至汪逆發表豔電主和

這一時期，是國民黨抗戰的高潮。但即在此抗戰高潮時期，國民黨對內部大漢奸汪逆精衛等始終不予重任，且仍不肯對日宣戰，並望隨時對日進行和議以期結束戰爭。同時，國民黨雖進行抗戰，而反共反人民的老政策仍未放鬆，各地民衆救亡運動均遭國民黨當局的嚴厲統制，特務機關並乘機實行大規模的所謂「紅旗政策」與內奸政策，以破壞共產黨與救亡運動。蔣介石在廬山會議時，提出要在抗戰期間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一，對共產黨宣言遲遲不肯發表，對福建紅軍游擊隊何鳴部借口集中改編加以消滅，對陝甘寧邊區始終不實現承認的諾言，並組織四十八股政治土匪自邊境進攻邊區，八路軍參議宣俠父同志在西安被暗殺。

## (一) 抗戰開始時日寇與汪蔣的外交詞令比較

一九三七年

七月 「七七」事變爆發時，敵近衛內閣高叫「不擴大主義」與「局部解決」的原則。七月十四日汪逆再度發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張。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蘆溝橋事變報告中亦謂：「……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以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溝的解決！」「我國國策，爲求自存與共存，始終愛護和平。」

## (二) 南京失守前德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和議

日寇向蔣提出第一次議和條件 十月據英國標準晚報傳出外交上之可靠消息稱：日政府負責人曾以議和條件提交蔣介石，內容凡六條：一，內蒙獨立；二，華北自治；三，上海佔領地作爲日本租界；四，山海關到安南沿海的捕魚權；五，中國退出國聯；六，中國不得設空軍。

親日派一次醞釀投降 十一月十三日，解放二十三期時評「反對漢奸的和平運動」稱：「……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利用一些老牌漢奸在上海到處活動，散佈「和平」空氣，勾引政府內部的一些親日份子，曹汝霖、王克敏、陳覺生、李思浩、梁鴻志、吳光新，這一批漢奸現在均雲集上海滄州飯店，哈同花園，忙個不休。而政府內的某些親日派官吏，亦秘密往來於上海，與這些漢奸接洽談判。據可靠消息：李思浩在滬活動，曾與翁文灝有所接洽，吳鼎昌在滬，曾與一日本外交員秘密談判，王曉籟曾與日紗業界某人接洽和解中日戰爭，王克敏、陳覺生及一日外交員曾與中國財政某要人接洽，南京

政府內主持黨務某要人在滬與銀行界會晤，醞釀和平運動。李思浩最近曾有一密電致南京政府某要人，略云：「上海事件如有任何困難之處，願竭力加以調解之。」他同時對中日談判提出下列意見：「（一）實際承認滿洲國；（二）上海恢復八一三以前現狀；（三）維持山東韓復榘；（四）共同防共；（五）華北中日雙方均不駐兵；（六）經濟提携。」這與日本的六個條件（見前），只有詞句上的差異，實際上是如出一轍，漢奸們正在奉着主子的命令，勾引中國的親日派，進行滅亡中國的勾當。」

陶德曼提出的議和條件

十二月，南京危急，二日，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中日和議，據

甘介侯致國民參政會電，德大使第一次調停之條件爲：（一）承認偽滿、內蒙獨立；（二）擴大何梅協定，規定華北之不駐兵區域；（三）擴大淞滬停戰協定非武裝區，以國際警察代替中國保安隊；（四）中日經濟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絕反日運動。德大使第二次調停之條件爲：（一）中國政府應拋棄聯共政策，及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滿共同反共；（二）在必要區域內設立非武裝區，並成立特殊政權；（三）日滿中締結密切經濟合作之協定；（四）中國對日本爲必要之賠償。六日，國防最高會議在漢口中央銀行開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徐謨次長報告德大使調停和議。汪逆投敵後曾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在香港南華日報作「舉一個例」一文，將此次會議記錄發表，發表之後，吳稚暉爲文斥汪逆「洩露國家機密」，但對於事實內容，並未否認，茲將會議記錄及吳文摘錄發表於左：

#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

主席：汪副主席 秘書長：張羣。秘書主任：曾仲鳴。

徐謨次長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下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會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爲（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爲華北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有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向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贛產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方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越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六）關稅改

善問題（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徐謨自稱——下同）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住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候。歐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德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之條件並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

蔣介石一次動搖 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高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瀟、徐次辰（即：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編者）。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別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瀟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爲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又問墨三，顧答可以答應；再問孟瀟，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

（一）德國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擔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者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進行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

法員長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調停，因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點須請德大使報告德國政府：（一）關於我國與日談判中，德國要始終爲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停人到底。（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爲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爲戰勝國，以爲此條件乃是哀的美敦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蔣委員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德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爲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以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面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爲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爲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德大使表示：以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在京時德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非哀的美敦書。德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與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復，此後發展如何，尙不可知。

#### 附吳稚暉「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

##### （摘要）

汪逆發表「舉一個例」公佈國防最高會議記錄後，不久吳稚暉發表「對汪精衛『舉一個例』進一解」一文，其中稱：「汪氏斤斤於主和者不是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記錄披露，只就是洩露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職務地位，以洩露秘密，處刑更嚴。」

汪氏此番自己亦知道：『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秘密之必要。』現在幸虧他洩漏了秘密，把當時的談話，無異於他宣告他自己的罪狀。當時德大使調停的經過，和外交的秘密，到如今敵人尚不敢借此宣傳，即陶大使亦未便在外宣露一些……國人恨你的，並不高興批評你個人的主張，只是鄙棄你洩漏國家機密，求得敵人信任，破壞抗戰利益，滿足個人私慾的宣傳作用。……』

### (三) 「七七」至南京失守前後國民黨的投降論調摘要

南京失守以前，『汪精衛於十一月十二日，十八日先後發表了『尋求與國與團結民衆』的文章與『我們怎樣持久』的演說，提出了『國際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與『犧牲才能持久』的內政政策。』(解放一卷二十六期)他的『只有犧牲的民族失敗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南京廣播所謂『最後關頭裡』說得很清楚，他說：『因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裡。』「質而言之，我們如不犧牲，抑就只有做傀儡了。」又八月二日在南京「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中，他又說：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他解釋所謂老實話道：「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至於所謂『國際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那就是德意日路線的外交方針，他說：『三

中全會宣言裡，有「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綫以前進」的一句話，這句話指示了我們今日的外交方針。照汪精衛的解釋：「抗戰是和平路綫，九國公約提議調解也是和平路綫」。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是和平路綫，聯絡美英法是和平路綫，而聯絡德意是和平路綫。而國民黨機關刊物「民意」一卷四期發表三七年底谷正綱所寫「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綫以前進」一文亦稱：「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綫」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中國單獨抗戰之際與同情中國譴責日本之各國加意聯絡，期待其更進一步對於中國予以援助，對日本予以制裁；同時對於和日本訂立協定（按：即反共協定）之德意，也加意聯絡，期待其能維持對中國向來之友誼……這在中國，實爲當然之事……」又，「民意」創刊號（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陶滌亞所寫「戰始能和，雖和必戰」一文與汪逆機關報中華日報三七年七月十九日社論所持之「戰中求和，和亦必戰」簡直是同調的再版，陶滌亞說：「目前我們的抗戰，雖然在猛烈的進行着，但是這種戰事，也不是永遠不變的，換句話說，我們一方面要和敵人拚命一方面也不完全拒絕講和，只是必須客觀環境構成了和的條件，我們才能够停戰講和……」

（四）南京失守後敵寇誘降，與重演「三國還遼」的故事以制止中日戰爭的建議

一月十六日敵酋近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威逼與勸降並施。二十一日敵外相廣田繼稱：「日本對華並無領土野心，也不要華北脫離中國，日本希望中國認清現勢，重新合作」。（註：南京已於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失陷，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駐日大使許世英返國）。



日寇一打一拉，五月二十六日，宇垣一成任敵外相，取消了不承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宣言。

六月十八日僞臨時政府與僞維持政府相繼成立後，發出勸蔣投降的通電。二十二日文匯報社論提出了『一個建議』，由英、美、法、蘇等各國來舉行『和平』會議以制止中日戰爭，『重演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以『重造遠東均勢』。茲將該建議理由要點原文摘錄如下：

第一，無論從財政上軍事上去觀察，現階段的日本，已到了無力拒絕外國干涉中日戰爭的地步。……所以此時列強如能出來制止日本的侵略暴行，自必事半功倍，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是不難重演於今日的。第二，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後的遠東均勢，是靠著英美的合力來維持的，一九三一年日本破壞了遠東均勢，並變本加厲侵略中國，目無國際條約，實由於英美對遠東問題的步調，未能趨於一致。現在如果要重造遠東局勢，更非依靠英美的合作不可。畢特門說，『惟有英美的聯合艦隊向日本發言，才有權威，才能生效』。第三，英美法蘇諸國，如不於此時出來制止日本侵略暴行，使遠東早日恢復和平，那末遠東戰爭，不獨要延長下去，列強的在遠東利益，盡爲日本的魔掌一掃而去；而且遠東戰爭必有一天擴大爲世界大戰，成爲人類空前的浩劫。最後，我們並不奢望英美法蘇成立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日本，因爲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同時也不希望英美法蘇諸國，出來作武裝調停，強迫日本終止侵略暴行，因爲這也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而我們所期望的，就是要求英美法蘇諸國，邀請全世界的愛好和平國家，召開世界和平大會，商討終止遠東戰爭的具體的辦

而使遠東早日恢復和平與秩序。

### (五) 廣州武漢失守前後汪精衛通敵有據，最高當局不予處分

七月二十二日汪精衛公開在中外各報發表談話，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和平調停。

日寇提出二次議和條件

八月張高峰事變時，外傳日本向中國提出五條件。據五日香港通訊稱

：「日蘇邊境糾紛日烈，有成爲大規模戰爭可能時，中日和平空氣今日（八月五日）又盛傳於香港，上午「孛刺西報」首傳日本向中國求和五條件，下午各晚報均刊載。五條件是：一、日本退出佔領區，但中國不得駐兵；二、承認滿洲國；三、虹口，閘北，江灣，租給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賠償此次戰爭損失；五、共同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廣州淪陷。這時候，據聞軍事機關搜獲汪精衛通敵的證據（按：汪逆此時期同時對海通社路透社記者發表了「和平之門未閉」的談話）。二十五日，武漢失守。

十一月三日，緊接着武漢、廣州淪陷，敵政府再發表聲明，宣稱：「國民政府如拋其目前的政策，更改其構造，前來參加「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時，不予以拒絕」。出旬，南嶽軍事會議中（按：該會議於廿五日開幕），有人提及搜獲汪精衛通敵證據事，但最高當局暗示，就是汪果有此事，也要讓其完全証實後才可處分。

### (六) 武漢失守後的「遠東慕尼黑」危險與所謂「恢復七七以前狀態」

日寇再拉 十二月三日敵酋近衛宣稱：「中日衝突可有解決之望，只需蔣介石將軍向國民政府辭職，參加行將成立之中國新中央政府」云云。（編者按：十二月初敵少壯軍人主張改變目標，停止反蔣，把目標縮小到「反共」，如蔣詔「反共」，日本不僅不「反蔣」，且可擁蔣」，「歡迎蔣反南京」）。五日，胡適大使奉蔣命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謂：「中國自廣州、漢口陷落後，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及間接之和議建議，但因日方所提條件，在中國萬難接受，故決繼續抗戰」十八日，汪逆夫婦，汪既（姪）及侍從一人暨陶希聖、傅斯平等投敵離渝飛滬。二十一日，汪逆夫婦、曾仲鳴、周佛海、陶希聖、傅斯年等抵河內。（註）

近衛聲明日本與「新中國」關係三原則 二十二日，近衛發表聲明提出調整日本與「新中國」

關係之基本原則：（一）「滿洲國」與中國完全外交關係之成立；（二）中日反共公約之締結；（三）

（四）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經濟合作。關於中日反共公約，日本要求在本約有效期間駐兵於各指定之地點，至於經濟合作，允許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有居駐與營業之自由，尤其在華北與內蒙地域，其資源之利用與開發上，積極給日本以便利。二十四日，中央社華盛頓合衆電訊，指出武漢失陷後，日本應盼和平，英國有勸中國議和可能，美國將支持英國之主張。（按：武漢失守前自六月所謂「三國還遼

」的建議起，一直到此時和以後，不僅敵寇誘降，國內投降派求和，同時英美勸和，企圖實現「東方慕尼黑」的危機，仍有加無已。這時某些政界名人，公開響應英美反動派的建議，「重開一太平洋會議，邀請蘇聯和德國參加」，「成立調解委員會」調解中日戰爭。」二十六日，蔣介石發表駁斥近衛聲明。二十九日，汪逆發表投敵豔電，贊同近衛聲明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三原則。

陶百川主張的議和條件

三十一日，國民黨機關刊物「血路」四十四期，陶百川公開發表恢復

「七七」以前狀態，放棄東四省爲條件的「議和」主張，稱「我們以爲日本如確有誠意與中國罷戰言和，應立即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狀態，即：（一）日本應盡撤「七七」後佔領區域內陸海空軍，而由中國軍隊回師駐防；（二）日本應盡撤其南北大小的傀儡組織（讀者注意：作者此處所指南北大小傀儡組織，並不包括「七七」前冀察政務委員會，冀東偽政權在內，滿洲偽政權更不必言），而由中國政府自由行使其職權。」

國民黨降官題名錄

（註）

國民黨軍政要人隨汪逆先後投敵者，根據不完全统计，共有中央

委員二十人，其他黨政軍要人二十四人：副總裁行政院長江精衛（僞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軍委會委員長，中政會委員），中央委員宣傳部長周佛海（僞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中政會委員兼秘書長），監委政院秘書長褚民誼（僞外交部長，中政委員），中委陳公博（僞立法院長，上海市長，軍委會委員，中政委員），中委內政部長陳羣（僞內政部長，中政委員），監委陳璧君（僞中政委員）候補

中委繆斌（僞軍委會委員，中政委員，立法院副院長），候補監委溥侗（僞國府委員），候補中委何世禎（僞中執委），候補中委政院秘書長曾仲鳴（已死），龐炳勳，吳開先，陶希聖（詳後），候補監委陳中孚（僞中監委），監委恩克巴圖（僞中監委），候補中委陳孚木（僞中委），監委顧忠琛（僞中政委監察院副院長），監委監察院副院長許崇默（不明），候補中委李福林（不明），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梅思平（僞中政委員，實業部長），外交委員會委員湯良禮（僞中央監委，宣傳部政務次長），外交委員會委員李聖五（僞中委，教育部長），財政專門委員會委員陳君慧（僞中政委員，建設部長），國府秘書軍委調統局第三處長丁默村（僞中政委員，社會福利部長），國府立法委員林柏生（僞中政委，宣傳部長），陝西教育廳長周學昌（南京市市長），鐵道部財務司長陳耀祖（僞廣東省長，四屆中政委），鐵道部參事趙尊嶽（僞中政委，鐵道部次長），天津市教育局長焦瑩（僞中政委，考選委員會委員長），綏遠財廳廳長蘇體仁（前僞山西省長），分連任陝、甘省主席劉郁芬（僞總參謀長，已死），僞委會常委陳春圃（僞中政委，中組部部长），武漢警備司令葉蓬（僞陸軍部部长），軍委會委員鮑文樾（僞中政委，參謀總長），國府參事交通部航政司長蔡培（僞駐日大使），上海特別市黨部秘書長蔡洪田（僞中委），蘇州反省院院長劉雲（僞中監委），駐美大使顏惠慶不詳，（庸報已公佈投敵）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投敵後駐港，現不詳），第二集團軍總指揮鄭大章（僞陸軍部次長，軍事參議院副院長），陸軍中將駐日大使館武官蕭叔萱（僞軍事參議院院長，軍委會委員），調統室科長李士羣（僞中政委，江蘇省長，軍委調統部部長）。

## 二、從汪逆投敵到太平洋戰爭爆發

這一時期，國民黨抗戰高潮已經過去。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以汪精衛爲代表，已經從抗日陣營內分裂出去，投降了日寇。汪逆高呼反共，公開號召重慶國民黨投敵賣國，而重慶國民黨當局，表面打着抗戰旗幟，高呼「反汪」「反投降」，而暗地則亦照樣進行反共以準備投降。汪逆公開實行近衛三原則，蔣介石則表面駁斥了近衛聲明之後，事實上却逐步實行了近衛三原則。蔣介石一面高喊「反共年」「勝利年」作幌子，一面却暗中頒佈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對於處理異黨問題實施辦法」，「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草案」等等，並由政治限共走到軍事磨擦。對共產黨，打、罵、捉、殺、鑽，五刑俱全！在大後方，則捕殺綁架共產黨員及進步青年之事時有所聞，平江慘案，確山慘案與成都特務機關製造的所謂搶米事件，尤其暴露了反動派的猙獰面目。在前線，則國民黨部隊抗戰日益消極，反共日益積極，向抗日最堅決的八路軍新四軍後面「收復失地」。張蔭梧、石友三之在河北，秦啓榮、沈鴻烈之在山東，朱懷冰之在山西，且與敵人聯絡，協同動作。陝甘寧邊區亦發生淳化，榆昌事變與隴東事變，周圍大軍雲集層層封鎖。一九四一年初，國民黨配行敵僞，襲擊我奉命開往江北的新四軍，發生皖南事變。自皖南事變以後，國民黨從此繼續不斷的在蘇北，在安徽，在皖南，湖北，皖北，山東等地區進攻新四軍。對新華日報則橫加壓迫，毆打報丁，撕毀報紙，社論一天一連幾篇送予審查均不准刊登。對大後方的共產黨組織則大批逮捕，暗殺。並廣泛推行所謂

「自首運動」以實現其「消滅」各地共產黨的方針。國民黨政府政治上日益倒退。這一時期重慶與敵偽的勾搭關係，一唱一和，都是以反共爲中心。顯然可以看出：敵偽不斷以反共爲日軍停止進攻，及變「反蔣」爲「擁蔣」的條件，而蔣介石實際上却在遵命照辦反共事宜。

## (一) 汪逆投敵後，重慶國民黨禁止擴大反汪與遠東慕尼黑危機的發展

一九三九年

一月四日，敵近衛內閣辭職，九日，平沼內閣成立。十四日，國民黨刊物「血路」四十五期陶百川公開發表禁止擴大反汪運動的怪論稱：「某些人且乘機擴大反汪運動；來打擊中國國民黨的一部份最忠實最勇敢的同志。……某些人的陰謀，已經中央發覺和禁止了」。

日寇三拉 十七日，平沼發表演說稱：「……國民政府方面，若有巨眼人士，要與帝國合作而成爲更生新中國之基石，則將歡迎之，共同從事「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出旬，蔣介石在國民黨五中全會說明抗戰到底爲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狀態。

蔣介石二次動搖 二月九日，路透社重慶電稱：中國官員昨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稱：「……中

日間將由列強以壓力加諸中日兩國解決之，並建議「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中國尊重日本在華之條約權利」，並說，「討共問題，將成爲一爭點，此一錯綜事件，至今未獲妥善之解決方法」。(註：十一日上海導報社論對「中國官員談話」評稱：「今天中國之所以繼續抗戰，而不能造成遠東慕尼黑前途，完全是爲了「討共問題」無法解決。如其沒有共產黨，中國早可接受日本的條件而「媾和

」了。十六日，導報社論續稱：「本月九日路透社重慶電所述『中國官員』的談話，我們曾於十一日社論中指出說這類話的人是『汪精衛的替身』，『汪精衛的鬼魂附在那幾位所謂『官員』的身上作祟。』果然，日本及漢奸拿了這段消息，興高彩烈的說中國政府要和日本政府講和了，汪精衛的嘍囉更欣然相告說：『汪先生的建議事實已爲政府所接受，不過汪先生認爲不妨直接談判，而在重慶的官員則主張在國際會議中談判而已』。十日，敵軍侵入海南島以答覆英美法強硬的照會。（編者按：一九〇七年三月法政府與中國政府交換公文，聲明中國不以海南島任何部份割讓第三國。同年法日政府在巴黎簽訂條約，雙方互允尊重中國之獨立與完整。……此次日寇悍然不顧英法的諒解而侵入海南島，據十三、十四兩日導報社論，認爲：『日本政府識透了張伯倫達拉第的忍受屈辱的本質，雖然英法都對日提出了強硬的照會，但用強硬的行動來答覆，它們一定會軟下去的，在歐洲對西班牙問題如此，在遠東對中國問題也可以在侵略者的暴力壓迫下犧牲中國。』日閥雖口頭聲明絕不參加解決中日問題的國際會議，然關於這種會議的接洽，確實在暗地進行，日本之迄今未答覆英美法的照會，主要原因即在此。因此，日軍在此時之進攻海南島，自更含有在將來可能的國際會議造成既成事實的作用。……路透社九日重慶電所傳『中國官員』告知該社記者『遠東國際會議』『斡旋』中日戰爭之說，從這消息裡可以看出兩個意義，第一，中國的『官員』中，還藏有汪精衛的替身，第二，國際的慕尼黑投降主義者，確實還在積極設法在遠東再造一個慕尼黑協定。二十日高宗武卿汪命至東京與平沼接洽『汪平沼協定』內容。



### (二) 汪平沼協定以後，重慶報紙批評當局姑息養奸

四月一日，汪逆所寫「舉一個例」在南華日報發表，公佈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記錄中徐次長關於德大使見蔣調停和議的報告（見前）並謂「中央心裏想和，而口裡不敢言和，彼則心口如一，乃爲國家民族着想。」

汪平沼協定內容 五日，大公報及路透社重慶電訊揭露汪平沼協定內容，大意是勸日寇速趁中央整軍未就緒前猛力進攻，至遲須於五六月間攻佔西安以截斷中蘇交通；攻佔南寧以截斷安南廣西交通，攻佔南昌長沙，截斷贛湘路；進佔襄樊宜昌，以控制湖南四川咽喉。他認爲爲顛覆國民政府計，由襄陽出漢中之線，及由南昌、常德經貴陽入川之線，敵須置重兵以實行中央突破。

汪逆對蔣一打 他說，在敵軍達成上項任務後，自任策動倒蔣反共戰爭，有發動二十師以上兵力之把握，爲達到上述兩項任務，日本應每月給汪活動費三百萬元。高宗武携此條件至東京，與平沼屢次接洽，敵已先後兩次付款各二百萬元，並議定汪出任傀儡之先決條件九項。大公報同日社論並謂：「汪逆斃電，黨中央只謂除籍撤職的處分，並發未動國法，（按：汪逆於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出走，二十九發出斃電，三九年元旦只予以除籍撤職處分，以後遲至同年六月八日因國內民衆團體海外僑胞紛紛徵汪，國府始明令通緝。）對於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命彼等逍遙法外，繼續進行其大陰謀，實爲「姑息養奸」，過於優容。」

卡爾勸和

此外，四月間英大使卡爾曾由滬到渝。當時輿論均謂與勸中國當局與日寇議和有關

### (三) 反共磨擦聲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的「曲線救國」論

國民黨反動派在進行反共磨擦當中，經常與敵人取得聯系，實行所謂「走曲線」辦法，而在此時期以張蔭梧作代表。

張蔭梧親手主持的聯敵反共磨擦事件，較大者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博野事件，其時冀中激戰方劇，張密電所部對博野軍區司令呂正操部進襲，後又在安國隴各莊活埋共產黨員宋振恆、何棍山、張振安、何福林等。此後不久於三九年四月又越過滹沱河向冀中的八路軍進攻，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並演深縣慘案。此外，張蔭梧在三九年四月還秘密製定了所謂「對偽抗日軍（指八路軍）之策略方案」，配合日寇共同夾擊八路軍，同時在這前後不久，他公開提出了「曲線救國論」這種所謂「曲線救國」辦法，不僅在他的部下流行着，如他所部韓祖光給某部信裡寫道：「刻本旅已受環境逼迫，本人於今日率領一部暫住大賈鄉，已與吳團長取得聯絡，祈貴部於可能範圍內與敵部密切聯系，並祈與石頭莊皇協軍李副旅長、劉團長亦取得相當連絡。刻吳團長已電知該部勿令發生誤會。……」同時他還以「曲線救國」為汪精衛及其他漢奸辯護。

張蔭梧替汪精衛辯護道：汪精衛不是漢奸而是「曲線救國」。張蔭梧同樣也用「曲線救國」論替華北著名的漢奸柴恩波辯護了一番。例如張蔭梧在他呈蔣委員長的一通電文裡曾經這樣說：柴恩波；

：爲保存實力，及施行曲線救國計，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爲冀中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敵，實際仍爲本黨作抗建工作，俟時機成熟，定率部反正，與日寇以重大打擊也。……」張蔭梧在他呈軍政部何應欽的一通電文中同樣爲柴恩波辯護道：「柴恩波：：爲施行曲線救國計，已與敵寇接洽，被委爲冀東區剿匪總司令……名雖皇協，而實……」而實是投降，是向日本帝國主義施行曲線「救國」——（編者按：今天國民黨的降將如毛，降官如潮，連張蔭梧「曲線救國」論的歪曲的辯護也用不着了！）

#### （四）英日談判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與「遠東慕尼黑」的再醞釀

六月十四日起，天津敵實行封鎖津英法租界。

七月廿四日，英日談判初步協議成立，訂有田克萊琪協定，主要內容是英政府完全承認目前中國之實際局勢，而「英國知悉在華日軍爲保障其自身之安全與維持其佔領區內公安之目的計，應有特殊之需要」。同日，新中華報社論稱：「在英日談判之前，日寇要求：（一）英國放棄其「親蔣反日」政策；（二）英國在政治及經濟方面與日本合作，同時在維持天津租界之治安方面，亦與日本合作，……由此可見，解決天津事件不過是談判的一面，而其另一面，則是迫使英國直接對日本侵略投降，迫使它不得不及早起來以「調停者」的資格去加緊作「遠東慕尼黑」會議的醞釀。」

汪逆對蔣一拉 八月九日，汪逆在廣州發表勸降廣播，略謂在前方後方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

隊的人，能有贊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則日本軍隊必不會進攻。二十八日，平沼內閣辭職。三

十日，阿部內閣成立。三十一日，汪記國民黨發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特再鄭重宣佈「以反共爲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望海內外同胞共喻此旨。」

### (五)歐戰爆發後的投降危險與陶希聖偽裝「反汪」的陰謀

九月一日，第二次歐戰爆發，五日，汪逆在中華日報以「歐戰與中國之前途」標頭著文稱：「……自抗戰以來，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是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裡頭，……我之離開重慶，十之八九是因爲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裡頭，……中國在此時候，唯一方法是與日本從速恢復和平。」

汪逆二拉 十九日，汪逆發出致重慶通電稱：「……最近共產主義流毒，尤迅而且烈，中日兩國當此世界危疑震撼之時，宜深相結合，不以東亞納此漩渦之中，……且中日兩國若於此時結束戰爭，開導和平，日本固可以居舉足輕重之地位，……中國尤可因此休養生息……」

投降再醞釀 二十八日，外長王寵惠對美國合衆社遠東部總經理毛勒士發表談話，稱中國自開戰以來從未拒絕和平。毛問倘第三國出來調解，中國有何意見？王答：只要合乎我所說的光榮和平的條件，中國無不樂於接受，尤其希望愛和平的國家如美國能促成調停。王並請毛務將此意告訴美國。同日，上海日軍發言人稱：中國在外交的運用上向有三個方針：一、引誘第三國與日本交戰，二、希望第三國幫助中國抗戰，三、引誘第三國調解促成和平，自歐戰爆發，第一、二方針無法運用，只有第三個方針，故有王寵惠的談話。接着張羣、魏道明等紛紛赴香港作和平的試探。

十月一日，香港大公報對王寵惠談話加以說明稱：王外長談話謂美國於此時機對日說話，最為適宜。十六日，孔祥熙答美聯社記者稱：「問題之中心不在中日能否媾和，而在日本能否放棄對華之侵略政策。」

汪逆派密使陶希聖回渝 十二月褚逆民誼發表談話：「……吾人本既往合作之精神，仍希忠實同志安然過來，相與聚首，精誠團結，共商國事，使本黨分而復合也……」三十日，汪逆與敵寇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三十一日，陶希聖偽裝反汪離京赴港，宣稱脫離偽逆偽組織。

### (六) 米內內閣成立後，敵汪勸蔣合流，蔣介石聲明拒絕對日直接談判

汪逆二拉 一月十四日，阿部內閣辭職，十六日，敵米內內閣成立，汪逆電蔣勸和稱：「……惟先生若能以國命民生為重，及今毅然決定大計，與日本停戰言和，根據近衛聲明的原則，以求其具體的實現，則兆銘及諸同志必能與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國和平早日實現，……」二十一日，陶希聖自港寄大公報發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二十二日，港、滬各報揭

一九四〇年

露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其主要內容包括三個問題：第一，根據什麼原則調整，第二，對事變以來既成事實如何處理，第三，對於事變繼續當中所引起的特殊事態又怎樣解決。對第二，第三兩問題，「調整綱要」裏所規定的辦法有四點，關於第一問題，調整原則是：一、善鄰友好，二、共同防共，三、經濟提携，四、設立「強度結合地帶」及「特殊地位」，此外是與「臨時政府」關係的調整；再

其次是與「維新政府」關係的調整（以上各項詳細條款及說明從略）

日寇四拉 二月二日，米內在議會答辯處理事變方針謂：「至新政府（指即將成立之偽寧）與重慶政府間之關係，則暫時處於對立地位。蓋不得已，然吾人則儘量期待重慶政府能解體而參加新政府也。」十七日，敵與亞院總務卿川在議會答辯處理事變方針謂：「……曩日雖已聲明不以蔣介石爲對手，然不以其爲對手之程度究應如何？……重慶政權若能與中央政府採取同樣方針，則自然兩者將會合流也。」十八日，蔣介石重申長期抗戰決心，拒絕對日直接談判。二十五日，中國政府發言人否認國民政府憑借王克敏或汪精衛之援助，與日本試作和議之傳說。

汪逆四拉 三月十二日，汪逆發表和平宣言，望重慶方面拋棄成見，立即停戰，共謀和平方案之實現。

日寇五拉 十三日，米內響應汪逆和平宣言略謂：「日政府與中國新中央政府共同建設新秩序，其具體方案，即以近衛聲明爲準則。中日兩國，今雖以干戈相見，猶應有惻隱與寬容存乎其間。」十六日，周逆佛海向記者談全面和平稱：「……假使日本與重慶互願講和，我們準備以全力促成之，如重慶不願參加我們，我們也會站在一邊，絕對不加以妨礙……所以新中央政府成立後，我們對於重慶不僅沒有絲毫敵對心理，而是懷着無限的期待。」二十三日，汪逆廣播「望渝方破除成見，加入和平運動。」同日，偽武漢綏靖主任葉逆蓬向記者談話謂：「余相信今後之工作，至少須將國民軍五分之二拖至和平建國方面，……結局余等之敵人，即共產黨及其軍隊。」三十日，偽寧政府成立，發表還都宣

言招降。(按：偽寧政府成立以後，汪係代理主席，主席一職始終虛懸，這正如上面周逆佛海所說，他們是懷着無限的期待。)

汪逆五拉 四月十七日，汪逆在武漢廣播勸降。

(七) 偽寧政府成立後，德意勸和，敵會企圖直接對蔣談判，盡撤南寧，龍州，欽縣的軍隊以誘降

六月十九日，逆柏生對重慶廣播稱：「我如今鄭重的說，蔣介石肯爲國家打算停止戰爭，實現和平，我們不但可走開，並且可以死，願以死來換取國家的生存獨立，蔣介石沒有這覺悟與決心，那是我們不得不請他不再要阻撓，我們要挺身起來打破一切障礙，參加和平，請你們伸出和平的巨掌和我們攜手。」

七月十六日，米內內閣辭職。十八日，英日簽定封鎖暹緬路協定，會規定日本應於十八日以前三個月內，設法與中國成立全面和平。二十二日，近衛第二次內閣成立，加強德意外交。

日寇六拉 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敵報「每日新聞」發表，德、意、法駐重慶大使建議中國政府與日本締結和平。同時中國駐美大使接到美政府之通知謂：鑒於中國政府之和平計劃，將取消貸款予重慶之原議。二十六日，合衆社暴譯敵寇誘降陰謀稱：「權威人士今日透露松岡要求暫時停止日本與南京政權首領汪精衛之談判，蓋松岡將作後一次企圖直接與蔣介石談判。」同日，上海合衆電：「

德國現正懇請日本政府向××方面建議，除華北外，願將其他日軍佔領區，及華中、華南若干個軍事根據地交回中國，所謂「……放棄汪精衛政權。而以較寬大之和平條件餌蔣介石，如可能者，則要英國任調人，否則由德國任調人亦可。」

日寇一次撤退 二十八日，敵軍自南寧、龍州撤退誘降。同時並有敵人將自宜昌、九江，甚至自漢口、廣州撤退的傳說。

十一月一日，同盟社電稱：「久居香港之顧孟餘，於最近向蔣介石進言，勸其以汪蔣合作之方式收拾時局」。七日，陳逆公博談全面和平。

日寇二撤 十三日，敵軍又自動退出欽縣。十八日，海通社發表和平談判內幕稱：「在過去數月中日本已向重慶政府提出若干和平建議，同時最近中國駐東京大使會爲此目的在香港與日本代表取得接觸，中國大使會親自將極寬厚之日本建議帶至重慶。」

日寇七拉 二十三日，合衆社揭露日寇要求談判和平稱：「上海方面盛傳日本又向重慶蔣介石政府提出建議舉行和平談判。該消息謂：日本要求在十二月一日以前接受其建議，不然則將正式承認日本卵翼下之南京汪精衛政府。」二十六日，合衆社又暴露德國勸降：「據稱德國駐重慶外交官（按卽德代辦斯達瑪）正以壓力加諸中國領袖蔣介石，企圖使中國與日本成立和平。」

注逆六拉 二十七日，汪逆電蔣勸降謂：「余深望足下堅決的宣佈「中日議和」之主張，使全國人民努力協助政府實現「和平」及恢復治安之工作。」



日寇對蔣二打 三十日，敵政府公佈承認南寧政府，及「日汪條約」。

日寇八拉 十二月九日，敵外相松岡答記者談「全面和平」稱：「將來中日必能實現『全面和

平』。南京政府尚未關閉與重慶和平之門戶。本問題將由南京政府任意決定之。」

### (八) 皖南事變中，國民黨配合敵軍圍攻新四軍，與事變後敵寇的誘降演說

一月四日，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向奉命北移的新四軍突然襲擊。十七日，國民政府軍委會竟正式發出通令，喪心病狂，誣陷新四軍爲「叛逆」。

一九四一年

日蔣一次合作反共 同日，同盟社從南京發出電訊略謂：「重慶政府嚴令長江下游江

南地區之共產軍，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爲使共產軍早日移往江北，遂開始在東流附近圍攻新四軍及共產軍各軍隊，共產軍一部已於十日由荻港附近潰退江北。自十四日以來，日軍各部亦攻擊宣城，金壇附近之新四軍，「國民政府」綏靖部隊亦協助日軍作戰。」十八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對皖南事變發表演說。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會發表命令與談話。

日寇三打九拉 二十一日，敵七十六屆議會敵酋近衛發表演說稱：「然而中國尚未覺悟民族共

和之大道，尚存存着一種勢力，它以抗戰作爲救國之事業。……帝國堅決消滅從事抗戰者。凡與我共鳴者，則欣然與其提攜。」同時松岡稱：「日前實已企圖促使蔣政權內部之分裂則日見劇烈……」二十六日，敵酋松岡在議會談「汪蔣合流」稱：「要求蔣介石之反省，即是要求蔣介石與『南京政府』

合流，但此種工作未能成功，現在既已正式承認「南京政府」，即當努力援助之，使其成爲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但今後仍勸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合流。」東條（當時爲陸相）稱：「欲使重慶政府反省，必須加以重大之壓力。如再加以壓力，或可轉變蔣介石之想法。」三十日，松岡在衆院答辯談「汪蔣合流」稱：「日前現內閣促使蔣介石反省之主要目的，在使蔣介石能與以汪精衛爲首之「南京政府」合流，俾在此基礎上更進而與日本進行「全國和平」之談判。……當日本政府尙未正式承認汪政權之時，汪精衛曾邀重慶政府要人與彼合流，進而與日本談判全面的「和平」問題。當此汪精衛並有此種精神，即爲顧全中日大局計，設彼有阻礙中日和平談判處，彼願出遊國外，以促成此中日間之絕大好事。又我政府亦曾有明白之表示，即雖在我政府正式承認「汪政府」爲「中央政府」後，而我政府實並未放棄促使蔣介石反省而與「汪政府」合流之希望。」

汪逆願意「出洋讓賢」 又，汪逆在此之前亦宣稱：「爲中國前途及全面和平之實現，如蔣先生肯來南京，我願立即出洋讓賢。」

第一批將領投敵 一月十八日，國民黨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總副指揮李長江率部投敵。該部高級將官隨李逆投敵者計有：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一支隊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隊司令顏秀五，第六支隊司令陳才福，第七支隊司令秦慶霖，第十支隊司令范傑。

第二批將領投敵 二月 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楊仲華全部投敵。

日寇十拉 四月十一日，近衛答記者稱：「爲積極育成汪政權，今後並不一定要絕對的排擊蔣

政權，余倒想向使蔣汪合流之途實現全面的和平方向邁進。」

### (九) 美國解禁錫、橡皮輸日後，「遠東慕尼黑」的新危險

五月五日美取消錫、橡皮輸日及中國淪陷區的許可制度的命令。十日，荷印英美石油公司重訂對日石油協定。

#### 美國調停中日戰爭

十八日，新華社莫斯科電訊揭露日美擬訂立協定，調停中日戰爭謂：「真理報載東京消息稱：『美國最近由日本非官方之負責人士接到一締結日美協定之提議，提議中提出：美國干涉中日戰爭，日軍則先由中國內地撤退，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之支配地位，日本保證不向南洋發動戰爭，予日本以重要經濟讓步，尤其在南洋方面，同時或者由美國貸款予日。』」據訪員稱：在談判此問題之前，華盛頓要求日本取消一九三八年一月不以蔣介石作爲談判對手之聲明及修改歷次所作關於不容第三國干涉中日戰事之宣言，闡明日本在遠東之經濟計劃」。(按：真理報揭露上述日美妥協真相後，日美雙方均不否認)十九日，松岡、格魯在東京會談。二十三日，重慶軍委會發言人稱：「上週寇軍全面發動總計達三十萬人之多，其結果不過如此，以此種方式而修談解決「中國事變」，不但世無相信之人，即敵寇亦自知其不可能也。」(這無異乎說，軍事進攻方式是不能解決的。果然，同盟社接着就紛紛報告日各戰線軍事當局均稱第一期作戰已結束，互爲唱和)二十八日，羅斯福在特別新聞會議上說明：「目前美政府無意禁止石油運往日本或更加限制石油之對日輸出。」

(十) 德蘇戰爭爆發後，汪逆勸降與何應欽勾搭德代辦

汪逆七拉 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爆發。二十四日，汪逆在東京廣播：「我國民政府同人不斷反省檢討自己之責任，努力增強自己的力量，同時對重慶方面亦未嘗忘却促使其早日參加和平之工作。過去、現在以至將來，均通過各種方面促使他們參加。對於促使全面和平早日實現，已作不斷之努力，今後仍將繼續努力。」（見東京日日新聞）

七月二十日，汪逆向日本外務省記者團宣稱：「仍希望重慶政府轉向。」

何應欽勾結納粹 二十四日，新華社重慶電稱：「政府與德意絕交後，……親日親德派大爲不快，……竟大擺筵宴，歡宴德代辦及海通社駐渝社長等多人。聞出面請客者有何應欽及親德派頭子某某等，……席間賓主各何語，無人知道，惟據接近何應欽及親德派某氏稱：何等認德必勝，日亦必勝，英美蘇中四國必敗，對德絕交實屬錯誤。爲討好希特勒起見，設此歡宴，以爲將來徒交親德地步，親德派方面人員更放出空氣，謂德國方面條件，爲德軍打至中央亞細亞時，擔負修築一條鐵路通至甘肅，扶助中國實行法西斯制度，以何應欽爲中國之貝當，以某公爲中國之達爾朗。中方面條件，則爲與英美絕交，廢止滇緬路協定，以人力物力供給德日兩國，惟全盤計劃有待於德勝蘇敗與日本攻蘇，故目前須積極發動反共反蘇……」

(十一) 希特勒承認汪逆偽組織後，反重慶市面竟有公開宣揚希特勒主義並鼓吹

## 日本實無法可以戰勝者

七四

九月三十日，羣衆六卷十期漢夫著「抗議公開宣揚希特勒主義」稱：「……希特勒開始反蘇戰爭。並承認汪逆，市面上竟有以「大地政治」或「地緣政治」爲標榜爲號召而公然大肆宣傳者……」「這個被譽爲「一種經國大計之學」……被稱爲「世界政治之南針的大地政治」究竟是什麼呢？讓我們先引那般鼓吹者的自白吧：

「此次歐洲大局發生絕大變動，德國左右攻擊，着着勝利；納粹卍字旗幾有到處招展之勢。希特勒正欲決勝千里之外，戎幕中已延攬大地政治學者參預。日爾曼民族對此科學津津樂道，而國民學校早已採爲必修之課本，柏林多年以前已有一種刊物專載此類文字，風行各地」（荊凡：創刊詞）

「……我們的有名的「大地政治學者」×××先生×××先生，不是都會不斷的發表德強蘇弱法西斯德國必勝的「大地政治學」的謬論嗎？東北大學教授×××先生在關於德蘇戰爭答客問（荊凡：創刊號）裡不是他在那裡稱讚德國「毅然」（一）攻蘇，認爲「德國攻蘇，可費力少而獲利多」嗎？不是在以德國的宣傳爲宣傳的說「蘇聯內部不安，其國軍素質低劣」嗎？不是在以戈培爾的口氣說：「只須」將蘇聯第一線軍隊六十個師殲滅，便「一切迎刃而解」嗎？……」不止此也！「大地政治學者」們，既以參預希特勒的幕僚爲榮，自然也以做希特拉的盟友的朋友爲榮。請看：「大地政治學者」的刊物上，不加絲毫批評的，把德國地緣政治雜誌上關於遠東的中國抗戰的文章譯登了出來，……

：它大捧其日寇的艦隊，說這「殆爲世界上最精者」，說日寇除「內部崩潰外，其本國實無法可以攻擊之」。這還不算，這篇文章，對中國抗戰的勝利完全漠視，認爲並不重要，比如說，吾人今不必以幼稚之「誰勝？」「誰負？」爲問，「……則知勝負問題，絕不重要。」這已經是從對希特拉的幕僚的讚揚者的地位，到遠東讚揚日寇軍力，對中國勝利不加重視了！……」

### (十二) 陶希聖潛回重慶後，發表所謂「汪精衛的反蘇反共」的謬論

蔣介石容納密使陶希聖 陶希聖僞裝反汪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離京赴港公開宣稱脫離汪逆僞組織，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自港寄大公報發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見前），並接着於同年二月十二日在大美晚報和同時期港滬其他各報發表『新中央政權』是什麼』，二月十九日著文分析『新政權』延期的原因』，三月十日發表長江下游的日本經濟獨佔組織（兩文載於大美晚報三月十日及十一日），三月二十五日發表『日汪所謂「中央政治會議」』（大美晚報）作爲返回抗日陣營的政治資本後，不數月即潛回重慶從事策動投降的陰謀活動。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竟在中央週刊發表『汪精衛的「反蘇反共」』一文爲汪逆作辯護，以誣衊蘇聯與中共的漢奸論調的宣傳，該文會謂：「汪反蘇反共不是一成不變的……德蘇協定成立，日本調整日蘇關係發展，叫汪不要標榜「反共」……華北日軍企圖通過莫斯科以獲得日軍與中共互不侵犯諒解，……因此，汪僞反蘇反共主張，不能得到華北日軍同意！」

十二月八日，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

### 三、從太平洋戰爭爆發至敵酋谷萩的四次

#### 誘降

這一時期，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已堅決對日作戰，「遠東慕尼黑」的危機告一結束，但因英美在遠東的暫時失利，尤其是滇緬路的被切斷，使重慶方面對日直接勾搭默契的傾向更爲發展，由於英蘇進一步的團結，共同擊敗法西斯侵略者的形勢已成，這與國民黨反動派挑撥日蘇戰爭，及要求英美首先反攻日本，蔣介石坐享漁利，以國際援助進行反共內戰最後實現法西斯專制主義的方針不合，於是在整個戰略上，反對英美蘇同盟國的戰略計劃，並鼓勵日本北進，爲希特勒開闢一個夾擊蘇聯的第二條戰線。在抗日問題上，則走到「看戰」「觀戰」，以集中全力於反共反人民反異己，但同時爲了獲取政治資本（如四大領袖的榮譽與地位），和騙取盟國的軍火，與麻痺國內外的視聽，却又掛着聯合國盟員之一的招牌，戴着抗戰與民主的帽子，以對聯合國進行投機，至於內政，在政治上以言民主，則排斥異己，抗日黨派無法存在，無論團體與個人，開會、說話、寫文章以至居住走路均無自由，包辦指定（對會議）與輪番審查（對文章）之不足，更佈置特務網重重監視（從集會、言論到居住走路），此種情形，尤以重慶爲甚。以言經濟，則官僚資本實行壟斷投機，不僅工農業破壞達於前所未聞之程度。即中小商業亦叫苦連天，無法生存。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爲了達成進一步的壟斷投機

，在膨脹通貨，抬高物價，剝奪民食，剝削勞動之下，更實行種種具體辦法如專賣，限價……等等，以求超乎尋常之厚利。以言文化教育，則篡改歷史，廣泛宣傳法西斯文化，排斥一切進步思想，而代以一切敗壞民族氣節，及封建復古的奴才教育。以言吏治，則貪污腐化，強徵捐稅，毀法亂紀，假公濟私，至於捆綁壯丁，強拉民婦，陷害青年，斲喪人格，尤爲舉不勝舉。其結果，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各地災民以小孩充飢，死屍枕籍（其中以廣東河南爲最）更屬慘不忍聞。馴至目前，國民黨反動派不僅絲毫無改悔之意，內戰危機與投降妥協危機反而更趨表面化，以致在日寇實行對華新政策進一步對重慶進行誘降之下，不願共產黨全國人民與蘇英美人士的嚴正批評，一意要實行法西斯獨裁與貫徹反共的方針，於是高級將領大批投敵了，命令走「曲綫」進行投降反共的文件到處發現了，連年企圖大規模閃擊邊區的空前內戰危機也發生了，作爲中國法西斯理論基礎的蔣介石與陶希聖合著的「中國之命運」也出版了，敵寇頻頻誘降也默不作聲了，這就是這一時期的特点。

## （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重慶企圖對敵寇進行單獨媾和

國民黨公開宣稱要單獨媾和 一月 國民黨中央某要人受蔣介石命，對美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對日作戰犧牲重大，如再不援助，中國便單獨媾和（編者按：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最初蔣估計過高，以爲美國很快就可以把日本壓服下去，於是中國便可以組織大元帥府，進行投機，自己也就可以住在大元帥府裏自吹自擂，故對日德意宣戰。及至珍珠港失敗，消



息傳出後，心灰意懶，於是大元帥府也不組織了，對日德意宣戰的郭泰祺亦被免去外長職務，甚至對二十六個聯合國的簽字都發生了動搖，勉強簽字後，覺得一無所得，便令某要人對美記者發表上談述話）。

日寇四打十一拉 二十九日，東條在議會宣稱：『今後帝國對重慶之方策，如其仍然繼續抗戰，則澈底粉碎之，同時熱烈期待反省，促其完全拋棄對英美之依存性』。

三月前後，桂林市突然出現一個日本浪人叫黑田的，去見廣西省主席黃旭初，黃打電話到重慶向蔣請示，蔣回電叫暫時看管，秘密談判。

第三批將領投敵 四月二十三日，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政府主席，投敵前任三十九集團軍副司令孫良誠，在魯南率第六十九軍暫三旅，特務旅全部投敵，隨孫逆投敵高級將領計有：新編六師師長王清瀚，暫編第三十師師長趙雲祥，一八一師師長陳光然，新編第十三旅旅長黃貞泰，第三十九集團軍特務旅旅長郭峻峯，冀察戰區游擊第一縱隊司令丁樹本，第二縱隊司令夏維禮，警備處長孫玉田。

蔣命令部屬，敵來勿打，實行避戰 五月中旬，敵人沿浙贛路之金華衢州進攻，蔣介石命令該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避免戰鬥，結果金華未淪陷前，蘭谿便先失守了，致使敵人沿着浙贛綫大舉侵入，以至進抵贛東之撫州南城一帶。關於浙贛綫奉命避免戰鬥情形，從下面國民黨報紙的公開報導中可以看出：

『七月九日（敵人已進入贛東兩個月了——編者）我由贛東前綫橫峰縣到建陽，在第一招待所遇到倫敦每日快報特派員貝却迪和桂林大公報女記者楊剛，他問我前綫的情形，我說的是老生常談：軍事頗樂觀，政治有待努力，……後來遇到「輝煌軍」的幕僚長孟珠川及步兵上校孫鼎宸，龍放之諸君，談到浙贛的戰局，他們的意見：數學上有一個已知數一個未知數，而目前的戰局（指七月中旬），正是一個未知數，尚在勝負未明的分野。勝歟？轉進數百里尙未反攻。敗歟？一切按照戰略執行，不獨戰力未損，而且達到了遲滯、消耗、敵軍的目的』。

『……敵閥爲了先發制人，首先以大量空軍出動轟炸浙贛沿綫，集結六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其實只有兩個半師團），在畑俊六指揮下，先後由杭州南昌兩處發動攻勢，而以浙境爲主戰場，贛境爲支戰場。我們的戰略是避免與敵作正面的決戰，……當時似有「開放金蘭，保衛衢州」之論，彼來因條件不夠，受了種種限制，……因此我們遂決心開放浙贛綫……』（江西民國日報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浙贛戰局的透視』）

十一日，敵陸軍省代言人稱：『雖然蔣介石似乎期望仍繼續戰鬥下去，然而在他的贊助者中，發生了分歧。其中某些贊助者認爲最好能根據近衛聲明的全文，與日本獲得諒解』。

汪逆二打八拉 七月六日汪逆爲七七五週年發表談話：『在重慶方面，除少數冥頑份子外，大多數皆景仰和平，我們和他們衷心合作，解除其壓制束縛之苦痛，使他們參加渴望的和平陣營』。同日，敵東鄉外相談話，強調滇緬路切斷後，重慶之困難，並言日本將『用各種手段使其屈服』。

日寇五打十二拉 九月二十六日，東條在中央協力會議上談對華方針謂：『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中國沿岸完全被我制壓。滇緬路亦被我完全切斷，以及我屢次進行的作戰與不斷的「討伐」，致使重慶政權之戰力日益低下。現在它還依靠英美之援助而繼續抗戰，吾人當積極採取政戰兩方面之手段。』

### (二) 日寇實行『對華新政策』與國民黨高級將領大批投敵

日寇「對華新政策」一月九日，敵汪締結「歸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協定」，「對華新政策」開始，汪逆參戰，發表對華基本國策綱要：(一)日本期待兩國關係，以中日提携根本精神實現劃期之發展，(二)深望中國獨立自主，及國民政府政治力之發揮為基礎，使新中國能迅速建設，(三)決交還日本在華之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四)日本予中國以其他各種好意之援助，且參照今後新中日關係之發展，對舊有諸條約，亦加以考慮。

第四批將領投敵 十八日，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及副師長于懷安率全部投敵。山會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寧春霖同時亦隨吳化文投敵。

第五、第六、第七批將領投敵 二月十二日，山東游擊第一縱隊司令厲文禮被俘投敵。二十五

日，第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率全師七旅投敵，計有三八一旅旅長趙天時，三八二旅旅長任蘭圃，三八三旅旅長薛豪平，獨立第一旅旅長潘勝富，獨立第二旅旅長蘇景華，獨立第三旅旅長張海平，獨立第

五旅旅長蘇振東及一二八師參謀長李德興。同月（日期不明）第三五一旅旅長吳漱泉，一一三師師長韓子乾被俘投敵。

第八批將領投敵 三月十三日，東條訪寧。在這一月裏，有第六戰區挺進軍總司令兼第二縱隊司令金亦吾率全部降敵。

汪逆九粒 十五日，汪逆爲東條訪寧對記者發表談話稱：「如果重慶方面民心向我，則問題已解決大半，他們對我們的和平運動，曾經半信半疑。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的和平運動步步前進，中國能這樣達到獨立自主，他們即將衷心向我。此點我甚爲樂觀。」（按：「中國之命運」對抗日輕描淡寫，強調不平等條約廢除後中國已經獨立自主，與汪逆觀點如出一轍）

（三）『中國之命運』出版後，抗戰團結之危機表面化，同盟社讚揚該書『論述的方向沒有錯誤』

蔣介石與密使陶希聖合作出版『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與曾經參加南京漢奸羣的汪派親日份子陶希聖合作的『中國之命運』，於本年三月中旬出版，照理，該書對當前抗戰問題應多所闡發，對國家民族應有所貢獻，不意一察內容，自首至尾逐字逐句，無處不是虐殺民族生存，斷送國家前途的有害言論，而成爲對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宣戰書。不僅如此，該書全部與日寇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要求相一致，一字一句，均在替日本法西斯說話。日寇要蔣介石停戰，「中國之命運」對抗戰的具體辦法便

無一字提及；日寇宣傳中日同文同種，中日滿共存共榮，該書便提倡所謂民族血統論與民族同化論；日寇要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該書便贊美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日德法西斯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該書也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作了希特勒、東條英機的應聲虫；日寇要共同防共，該書便提出兩年內解決內政問題，進行反共，並謂這是命運的決定關頭；日寇及傀儡政權提倡復古守舊、尊孔、加強保甲，「中國之命運」也一模一樣的主張恢復封建制度，照敵寇和偽政權所提倡的照抄一遍；日寇反英美蘇，該書便從國恥的由來，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到北伐與抗戰，一切論點，都是反對英美蘇的；日寇提出「對華新政策」，「歸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實行所謂「取消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之命運」中也認爲廢約後，便沒有對外問題，民族主義已經完結了。無怪乎同盟社讚揚此書，稱之爲論述的方向沒有錯誤」茲將同盟社評「中國之命運」原文摘錄一段於下：

同盟社東京七月十三日電稱：「……『中國之命運』一書，如果說其論述之方向，那是沒有錯誤的。但由日本人視之，它只重複了已爲帝國聲明說盡了的大東亞新秩序論，迎合大亞細亞主義，抄襲汪精衛之和平建國論。此書之價值僅在於頑冥的蔣介石自供了這些東西，以及自己將對其自己不吉的預言書公諸世界。最近由放棄「抗戰」之方針變到交手「觀戰」，此事證明四億五千萬的民衆，對於「中國命運」有正確的判斷。當民衆知道「抗戰的英雄」是漢奸。而被稱爲漢奸的人物是「建國的偉人」，觀戰向那一方向進展，就可以明白了。」

（四）吳逆開先投敵後飛返重慶，敵渝兩方共同保護諱莫如深

四月 本月初，吳逆開先離滬，於五月七日上午五時三十分安然飛返重慶，朱家驊、潘公展、洪蘭友，程滄波，蕭同茲，杜月笙等百餘人均赴機場歡迎。三四日後，蔣介石親予接見。

吳開先帶回的秘密條件——第三次條件「據陳果夫談：此次吳或有和平條件携來」。

事後得悉：吳行前敵參謀小林少將曾爲之送別，強調日本對重慶遲早必化敵爲友，以期共同反共反蘇，今日准汪政權獨立及交還租界取消特權，都是希望蔣介石回來的準備，即華北亦可恢復戰前政委會之組織形式，且日本可強制德意法相繼實行。現在英美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是空談，日本則是拿具體事實來昭示中國人。吳則允將此意向蔣介石忠實傳達。吳逆開先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一九三九年奉命留滬港一帶活動，四〇年三月十八日曾在「港解釋實施憲政問題，望嚴重警戒，慎勿爲人利用」。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吳尙留滬，上海租界爲敵佔後不久，吳逆即被捕投敵。此次返渝前，於「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之間，僕僕寧滬道上」，不知所幹何事。四月初，奉敵命由上海坐飛機到廣州灣再轉重慶，於五月七日抵渝，下飛機時，卸下吳逆行李計有大箱子四口。中央社及中央週刊爲掩護吳逆回渝談判和平及進行第五縱隊活動起見，於吳逆離滬前後，曾多次爲吳逆辯護吹噓，中央週刊四卷第十七期說：汪精衛派汪昌文問吳開先，除自殺外尙願走第二條路否？吳答願做和尚。寧夏日報去年七月二十日更稱：「吳已被敵送到杭州某寺受戒爲僧，但仍有僞警監視」，不料吳逆此次回渝否認其事。中央社的消息說：「迄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被僞綁架，百計誘脅，吳氏本革命信仰，堅貞報國，終不爲屈。」但是究竟怎樣「堅貞不屈」，却沒有下文。而吳開先

自己說他被捕後，丁默村曾去看他，敵人又要他見汪精衛，他也見了，汪還對他說，汪是與蔣演雙簧。汪逆與丁逆默村究竟說了什麼姑置不論，但是汪精衛、丁默村爲什麼一定要看他，日本人爲什麼又一定要他們相見呢？而且既然百計誘脅，終不爲屈，和尚一說又已破產，爲什麼也就算了呢？據陳果夫說：汪對吳是殺之無用，不如釋放。然而吳開先既是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蔣介石派往上海「奮鬥多年的堅貞革命家」爲什麼殺之無用，輕易的就釋放呢？至於日寇方面，七月十七日同盟社上海電訊，會將延安民衆要求審判吳開先一節，改爲「要求重整抗戰陣容」，至今沒有提過吳開先的事，這對吳開先是敵渝兩方都要保護的重要幹部，又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証據。

#### (五) 敵寇派密使赴渝談判，以「日寇」撤兵，中國反蘇反共爲條件進行媾和

卡港會議以後，蔣介石對盟國戰略計劃，頗表不滿。此種情形，一直到今年羅邱五次會談，迄未稍變。（按：五次會議後至最近魁北克會議前，亦復如此。）

#### 日寇第二個密使

日寇深悉此點，遂於今年二、三月展開和平攻勢；一方面派吳開先從南方回

重慶（吳逆於四月初離滬首程），一方面在北方與戴笠的特務接洽，（註）並廣即引見日寇駐華北的總司令，後又赴南京見畑俊六的參謀長，到上海面晤日寇的海軍總司令，並在南京還會晤過重光葵。敵酋們一致要他向重慶勸駕，勸蔣介石與日本妥協，共建「亞洲和平」。

#### 日寇提出第四次議和條件

敵海軍系着重南反英美，陸軍系着重北反蘇共，當時提出的初步條

件是：一，若蔣接受，可撤退武漢廣州，便於蔣從武漢廣州派兵北上剿共；二，南京與沿海等地暫歸日本掌握；三，劃華北為共同剿共區；四，至於汪的去留，很好解決。當條件提出時，正當東條訪寧（按：東條訪寧為三月十三日），並隨後又訪滿洲，表示支持汪偽政權，因此，戴笠的特務問：支持汪偽政權是否與以上條件抵觸？他們回答：毫無影響。結果，該特務於吳逆開先首途返渝前後同時亦御敵命秘密回渝。他們一個是復興，一個是CC，一個秘密奔走，一個公開斡旋。

漢奸特務紛紛返渝 不久，上海、平、津一帶的特務，也在日寇允許不要洩露日本機密的條件下紛紛返渝。因此重慶市上妥協空氣大盛。

「鄂西大捷」之內幕 正當此時，湘鄂西戰起，當戰事趨於激烈時，蔣介石把四二平春電黃旭初「暫時看管，秘密談判」的黑田浪人，接到重慶，而吳開先也湊巧於此時不見了一個時期（當時有傳說到成都「養病」的）。而戴笠的特務與日寇也約有通訊辦法。不久，黑田離渝沿江東下了，跟着日寇也撤兵了，於是重慶官方宣佈鄂西大捷，並吹噓與斯大林格勒大捷和北非的勝利具有同等的重要意義。

汪蔣特務機關之合流 （註）：按國民黨特務與汪逆特務是互相「統一」與「轉化」的，（一）汪記特務大頭子丁默村（曾為汪特工總部主席）李士羣過去都是二陳手下的反共健將，彼等會向復興表示保奉二陳命充當汪之幹部，二人與重慶方面黨政要人之來往既宏且廣。（二）曾任汪特工部副部長的章正範過去是潘公展的親信。（三）徐恩曾會派赴青島工作之胡均鶴投汪後，在李士羣的調



查統計部主任廳長，並負責蘇州清鄉區特工之責。(四)吳開先特工系統之徐采丞投汪後，現在港負責審查去滬之工商人物。(五)戴系天津特工負責人，戴笠的大舅子王天木一九三九年九月投汪後，專任華北特工區區長。(六)戴系在港活動之王新衡於一九四二年投敵。(七)山西國民黨省委李猶龍在一九四一年中條山被俘投敵後，在太原幫助敵人積極反共，後仍回渝，最近國特中調局已任其爲陝西調統室主任。(八)吳開先(見前)。(九)國特晉冀魯豫邊調統室主任李郁才隨龐炳勳投敵，但同時又與徐恩曾保持聯系。(十)也作汪逆特務情報工作的周佛海，陳彬辭，戴笠均有勾結。(十一)汪系特務之重要份子如汪曼雲，蔡洪田，張瀛會，劉雲等均爲CC份子。汪曼雲原爲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候補執委，投汪後爲蘇南清鄉委會副秘書長，蔡洪田原爲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書記長，投汪後爲僞上海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張瀛會原爲上海特別市黨部調查室主任，投汪後任書記長，劉雲原爲蘇州反省院長，投汪後任特工總部第四處(情報處)處長。

(六)降將如毛，降官如潮，緣在高級指揮機關密令於先，政府當局公開爲之辯護於後

敵僞號召軍隊投降

四月十九日，鮑逆文樞發表『告吳慶將士書』略謂：諸君之抗戰已經六

年，諸君的忍耐與犧牲，已付之一炬。……中國如果沒有日本，則必受英美之壓迫。……我們必須決定是依靠抗戰以求死呢？還是參加全面和平以求生？……』

第九、第十批將領投敵 二十四日，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蘇北游擊縱隊第二支隊司令張良才率部投敵。

五月十三日，偽山西新民報社論『爭取民衆來歸首在保民』提出需要使民衆來歸的條件：（一）確立治安，（二）減低物價，（三）剿共自衛，末後並稱：『六年以來，重慶治下諸有識之士，漸感前途暗淡，亦認識中日宜友不宜敵之真義，於是憤慨者消極者，逐漸增多，同時南京國民政府以和平號召，如此當然使渝方人民渴望王道天下之心愈切……』

第十一批將領投敵，戰區副司令官投敵 十四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戰區副司令官兼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與孫殿英聯名通電投敵叛國。龐孫所部隨龐孫兩逆投敵將領計有：第二十四集團軍參謀長趙星彩，一〇師師長李震汾，冀察戰區挺進第四縱隊正副司令候如墉，于光輝，參謀長楊志希，新編第五軍副軍長楊汝真（楊明清），參謀長馮養田，暫編第三師正副師長楊克友，王遂慶，暫編第四師長王廷英，王瑞亭。

龐孫曾受密令：反共第一抗日第二 在龐孫未投敵前，本年三四月間曾奉重慶與洛陽雙重命令，準備一切，進攻八路军。龐孫少將參謀長趙星彩說：『四月二十日以前，龐、孫的軍隊還在一意的進攻八路军，並且認爲日軍已經出動，共同配合著進攻八路军防地』。四十五師中校副官主任譚敬奇，投敵後也供認：『二十四集團軍進駐晉豫省境，所奉的命令，就是反共第一，抗戰第二』。

國民黨爲龐逆大辯護 龐逆投敵後，國民黨中央社五月十八日電還在爲之辯護稱：『軍委會發言

人談，此次太行山之戰，……龐總司令炳勳，躬率少數特務部隊，與敵周旋，歷三日夜，不幸傷腿被俘，龐氏現時一在××，均爲敵寇所未能屈辱，矢忠矢勇，剛強堅貞。不意無恥敵寇，代捏種種談話，欺騙國人，在昨日敵寇廣播中，大吹大擂，洋洋千行，一若確有其事者……」而龐逆除隨即以「晉冀魯豫剿匪總司令」兼「和平救國軍第廿四集團軍總司令」的頭銜，呈現於敵偽的陣營中，並將其叛軍組成第二十七，第四十及新編第五等三個軍和三個直屬獨立旅，六月七日，中樞紀念週上何應欽報告軍事情形亦稱：「敵人宣傳我孫軍長魁北及龐總司令炳勳所部約七萬人投敵事，完全爲其欺騙民衆與其伙伴並德意之虛偽宣傳，意在掩飾其在瓜島、阿圖島之敗績……」十七日，偽寧宣傳部長林柏生發表談話稱：「希望渝方全體將士，善體和平運動，及對英美宣戰之旨趣，從速改圖。……」十八日偽寧陸軍部長葉逆蓬發表歡迎龐逆演說，稱：「我們決不能對不妥協主義的共產黨妥協……我們的主席決定了和平反非建國的國策，這實在是挽救中國的鐵案！對日和平的理由甚多，毋庸贅述，即單以反共而論，也必先行對日和平，惟先行對日和平，始能迅速反共，如欲迅速反共，必即行對日和平，……我們既歡迎龐更展將軍和他的麾下將士，我們更盼望渝方有識同慮的將士，一齊復員，都站在和平反共大旗之下……」十九日，敵陸軍報導部長谷萩發表歡迎龐逆談話稱：「龐炳勳將軍脫離重慶，信賴友邦日本……此並非限於龐將軍一人，相信現下重慶政權下之軍隊，大半皆呈若是之動搖現象……龐將軍合作後，相信必有繼之而起者，對彼等之義舉，我方必虛心致敬而容納之。」

## 日投降。

第十三批將領投敵

六月六日，蘇魯戰區魯南第一一二師副師長兼第三三四旅旅長榮子恆率全

部投敵。

### (七) 敵朝日新聞論重慶動向與周逆佛海的「七七」投降聲明

利用國民黨反動派依靠外力的錯誤思想，敵寇大肆誘降。東京朝日新聞十月二日關於大陸作戰之新階段報稱：「……重慶現在完全呻吟於窮迫之深淵。……前些時駐英大使顧維鈞夫人曾於紐約稱：若此際美英不澈底援蔣的話，則重慶之對日武力抗戰不知將何時崩潰。果如斯，則美英將失去攻擊日本之重要立足點。又最近重慶當局，對駐紮地之美通訊記者竟出以威嚇之詞，拚命努力於強化援蔣之苦訴稱：「若不迅速援助重慶，盡力於太平洋作戰的話，則重慶或將脫反軸心陣營亦未可知。基於軍火租借法，美國向反軸心國提供物資，而美國為援助重慶而輸送之物資，只不過估其提供各國之百分之一而已。」」

周逆佛海亦於七月二日發表「七七」誘降聲明，略謂：中國（按指偽寧）向英美宣戰以來，日華兩國關係日益緊密，汪主席闡明中國與日本同生共死之決心，……以前中國人中間也有對日本誠意抱着懷疑的人。但是，現實之事態，消除此種懷疑，使其絕對相信日本政府之誠意。在此重大之時機，日華兩國人民對於誠意與信賴，必須有正確之認識，……中國必須認識日本實踐其政策，完

全是自動的，而且是出於好意與誠意而不能誤認日本在政策上，不得不採取新政策。……日本亦必須認識此次採取的對華新政策，是樹立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決不是欲將重慶拉入和平陣營之一種謀略。……吾人深信，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失去了抗戰之名義與理由，抗戰行爲決不能長久的繼續下去。因此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亦將促重慶停止抗戰，但是此事只是許多條件中的一個，決不是唯一的條件，欲實現日華全向和平，就必需克服各種困難，余特別率直的以此忠告日華兩國人民。

(八) 國民黨企圖發動內戰準備投降的嚴重危機，該黨戰區各地特務機關進行『曲線』辦法，通敵反共。證據確鑿。

國民黨卜動派喉使托匪頭子準備反共內戰輿論

六月十二日，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復興社特務

頭子漢奸托匪張滌非召開九個人十分鐘的會議，張滌非主席，宣佈利用共產國際解散機會，打擊中共，並提議打電報給毛澤東。張特務頭子當從衣袋內取出其預製之電文，內容首述第一次歐戰第二次國際解散，第二次歐戰第三次國際解散，證明馬列主義『破產』。次述第三次國際解散爲加強盟國團結，中共應解散以加強中國的團結，到會者攝於特務作風，不敢說話。當由張滌非說道，此稿應即送有關各機關簽名，五天內不答覆者即爲默認。該會僞造民意，共開十分鐘，被邀者三十餘團體，但到會者只有九人，其中有秦風日報，華北新聞，工商報，三青團讀者導報，圖書審查會各一人。此外有李翼燕

、王季高、李菴等人，則均係CC特務頭子。

大兵撤離河防準備閃擊邊區

十八日，第×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到洛川召開軍事會議之後，

河防軍隊紛紛西調。（按：五月十一日國民黨第九十軍五十三師已撤離河防，由韓城開抵洛川，五月十三日，第一軍一七六師亦撤離河防，由大荔到邠縣），二十八日第十六軍砲兵團第一營由邵陽抵耀縣。三十日，西安僅有衛戍部隊第五十七軍第八師開抵同官。同日，河東游擊縱隊王裕民部渡河西撤開抵大荔整裝北上。

七月四日，朱總司令致電蔣介石呼籲團結避免內戰。六日，中央通訊社竟發表新聞稱：『西安各文化團體會於承三國際解散後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局勢，並經決議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黨組織，放棄邊區割據』，電文於當日發出，同日，國民黨第九十軍六一師撤離河防（並無部隊接替）開抵洛川東南圪台鎮，第九十軍二十八師撤離河防由邵陽開抵洛川南之交口河橋子鎮，第八十軍直屬隊由耀縣進抵同官，第八十軍新編二七師由富平開邊區襄形南境莊里鎮口頭鎮之綫，重砲第三團三營由河防陣地撤抵耀縣，第一軍直屬七八師由華縣開抵邠縣，所有新增部隊，均已全部換上盟國幫助抗戰的新武器，同日，十八集團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致電各將領呼籲團結反對內戰，七日，國民黨軍隊開始對邊區警備部隊第一次砲擊。九日，關中分區防軍已受胡軍砲擊，並有九路大舉進攻之訊，朱總司令又電蔣、胡請予制止。同日，延安民衆三萬餘人舉行抗戰六週年紀念大會，發出關於呼籲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

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反共投敵的鐵證

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企圖發動反共內戰以準備投敵。同時

爲了反共又與敵人進行勾結；「投降需要反共、反共必須投敵」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路線和行動方針，茲僅據新華社太行八月十二日電訊所報導國民黨特務機關通敵反共的確鑿證據，解放日報八月十五日爲之披露略謂：「據所獲之國民黨內反動派文件，再度獲得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華北敵後一貫通敵反共的鐵證。他們處心積慮，要「逐次消滅與打擊」共產黨與八路軍，他們寧願作所謂投敵的「曲線」，以多方阻撓共產黨八路軍在敵後的抗戰。甚至連某些主持正義堅持團結抗戰之友軍，亦在他們分別「解決」之列。」以下即係文件之一部：第一，洛陽××致李旭東（師長——駐冀魯豫）一電，有謂：「爲保存太行區與後方聯絡，著令冀魯豫邊區各游擊部隊，應即發動游擊，協同動作，以便逐漸消滅與打敗奸偽（指八路軍），並防其西竄」。第二，李旭東、王國瑞（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高級參議）等，呈請××電內稱：「除奸至爲迫切，要務應分別輕重，首先從事剿共，如影響抗戰，萬不得已，則可略走曲綫。」第三，王國瑞致李旭東函稱：「對將來之大事中，較有利之時機已至，望兄須放大膽去作。」函內並提示許多辦法，謂：「望速與殿公（係孫逆殿英）接洽，要求一個軍的名義，要將集結地點選定素稱險要之地，對其他不願歸我之小部武力，則應分別解決之。」

太行國民黨特務大肆放毒

又新華社太行十三日電：國民黨特務份子，勾結敵偽奸細，乘本區

災荒嚴重，在各地製造種種謠言，破壞我生產抗戰力量，近更在各地散放毒藥，左（權）武（安）交界大羊角一帶，連日發現中毒事件多起，盤瑯村日前有一家全家中毒頭痛腹痛，狀如刀割，當場即死

二人。其他經附近醫院救護，尙未完全脫險。據捕獲之放毒奸細供認，係國民黨特務份子所遣派，並受過人專門訓練。放毒花樣繁多，除水井水缸外，瓜果菜蔬亦爲放毒目標。……

### (九) 八月份內敵寇三次公開誘降，國民黨當局默不作聲

八月一日，合衆社倫敦急電：海通社北平電稱：東京日本大本營陸軍報導部長谷萩少將對庸報記者稱：倘中國同意停止抵抗，參加反英美之統一戰線，則日軍將由中國撤退。倘重慶停止抵抗，中國將恢復和平，並獲得獨立，日本將以撤退日軍承認中國之獨立。十三日，同盟社東京電，外交雜誌世界週刊八月號，以「英美之英美觀」爲題，其中論及「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逐漸覺悟反省」稱：「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逐漸自「抗戰一向「觀戰」轉移的極應注意的趨勢，這可以看做是重慶的一個深刻反省，亦可以看做是對美國的一種惴惴。最近重慶有一種極應注意的趨勢，就是他們正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亞洲人」的立場上而深刻反省，這是在對華新政策實行後，才理解到日本的「民族解放政策」的一種趨勢。……在蔣介石近著的「中國之命運」的第八章中，曾稱「中國的命運是在全中國人的雙肩上」，連一句話，一個字未談到要依靠美國，或依靠英國。」十八日，敵陸軍報導部長谷萩少將再次發表誘降談話略謂，「英美完全不承認重慶在這一戰爭中的努力」，「重慶被侮辱」，「重慶無物可得」，「重慶人士應重新認識今天的實際情形，無論任何時候，不要再受英美欺騙，切勿一錯再錯，應覺悟到目前是在英美的桎梏之下，只有現在才真正是參加解放大東亞戰



爭的時候」。十九日，敵大東亞相青木到達南京，對「日華記者團被瀝對推進對華新政策之所見。」二十日，延安觀察家認爲：日寇誘降活動已達積極化之階段，國民黨的動向更值得注意，日寇誘降的倡導，乃是由於國民黨對外抗戰不力，對內實行獨裁的結果。尤其是今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企圖製造大規模的內戰，日寇認爲有機可乘，誘降策動日益積極化。中國人民與蘇英美盟邦見此危機，不得不大聲疾呼，指責國民黨錯誤，原冀引起覺悟，有所改正。乃國民黨毫無改弦更張之意，反而怙惡不悛對人民正義呼聲則充耳不聞，高壓如故；對盟邦的諍言則面紅耳赤，加以「駁斥」；但對八月一日敵酋谷萩的誘降談話，至今半月有餘，反而絕無一句駁斥之辭。這種情形，就使日寇揚揚得意，企圖進一步實行誘降。故又發表了十八日的誘降談話。二十七日敵陸軍報導部長谷萩發出最近（一個月內）第三次公開誘降廣播「……重慶還是採取英明的決斷，自己取消其存在，或是日本進兵抹煞其存在，這是現在大東亞剩下的最大課題。中國是我們兩兄弟，我們對重慶不願以進兵演成流血慘劇的手段來消除它；而是希望重慶由迷夢中清醒，迅速脫離美英而歸返東亞。至於歸來以後的問題，可以作爲內政問題，於談笑中解決之！我們希望重慶勇敢的下決斷。」二十九日解日日報社論中論及敵寇八月內幾次誘降稱：「幾年以來，奇怪的事多得很，但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八月以來，敵寇軍部發言人頻頻誘降，國民黨方面居然無一字駁斥！說國民黨很忙麼，那麼現在大後方正在大事尊孔。幾乎一切要人都動員了，爲什麼他們那麼多空閒時間去尊孔呢？說他們很客氣，從不「疾言厲色」麼，爲什麼對於盟邦人士的善意批評却臉紅耳赤立即駁斥呢？說他們專吃閒飯不肯做事麼，爲什麼反共就反得

起勁，把青年特務化的夏令營什麼營就辦得起勁，惟獨對於這件事毫不起勁呢？想來想去，益發令人莫明其妙，老實說，我們看起來很懷疑，懷疑國民黨反動派是否真正要當案槍，所以對日寇的公開誘降不敢駁斥而默認下去哩！」

(十) 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引起盟邦輿論界的嚴重不滿，國民黨當局仍不虛心

### 改悔！

國民黨反動派之消極抗戰及專制獨裁政策，引起盟邦輿論界猛烈的批評。甚至曾在中國多年對蔣介石夫婦一向有好感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最近亦在美國銷路最大的「生活」雜誌上著文，題為「關於中國的一個警告」尖銳的指出中國的抗戰已不復是一個人民的戰爭，中國軍隊已在腐化，其對敵人的抵抗已趨微弱，中國政府並可能墮入親日派之手。作者更直接批評中國政府：「政府中的高壓者比以前更加高壓了，重慶是一個自由言論一天比一天更少可能的地方，要想自由的人們都跑到別處去了，高壓的勢力甚至一直伸張到蔣委員長的家庭中。」在軍事方面，賽珍珠指出中央軍與八路軍不合作的危險性，她說：「蔣委員長周圍勢力使現在決不應分裂的這兩支人民大軍趨於分裂。中國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內戰的。」紐約的最大日報——紐約時報及紐約論壇報亦掲載長篇評論，批評中國當局之抗戰不力及發動內戰陰謀。紐約時報軍事評論家鮑爾溫於七月二十日發表論文，猛烈抨擊中國當局對日抗戰不力，鮑氏並於擁有五十萬讀者之美國銷行最廣的「讀者文摘」上指摘：「過去兩年內，日軍沒

有消耗多大兵力。即佔領了很大地方，雖然受到重慶軍隊的反攻，但均被擊退，爲了明瞭重慶的真相，專看重慶的公報是很困難的，蓋重慶的公報常常一半是假的，並且報告沒有戰鬥的戰報或將游擊隊的戰鬥大肆宣傳。」紐約時報又揭載克萊頓，拉西所著之「中國民主麼？」一文，內稱：「中國還沒有民主的政治機構，例如憲法、代議制政府、國會、普選權、多黨政府」。拉西稱：「蔣介石是戰時的獨裁者，同時在國民黨中半法西斯集團至少有兩派。」而遠東問題權威學者畢生氏，在太平洋月刊上更明確指出：「現在中國有兩個中心，一個封建中心在重慶，一個民主中心在延安。」在蘇聯方面，中國問題專家名記者羅果夫（前塔斯社重慶分社社長）在莫斯科發表「對於中國政府之批評」的論文，其中對中國之失敗主義者準備投降要企圖發動內戰稱：「……中國軍隊的弱點之一是缺乏有效的統一領導及各戰場的配合作戰。內部的磨擦，諸將領間之猜忌，不能不影響軍隊的戰鬥力和紀律，在重慶固然沒有公開主張投降的人，但是這並不是說那裡的投降派與失敗主義者很少。投降派與失敗主義者在國民黨中佔據重要位置，他們以他們的消極怠工及有害的政治陰謀，削弱中國的力量，而且在現在成爲一個嚴重的危險。」該文繼謂：「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後，日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於太平洋戰爭，中國的戰爭居於次要地位。這使得在中國軍事及政治領袖當中產生某種自滿，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即利用此種自滿，來加強他們的「和平攻勢」。……中國「綏靖主義者」的陰謀活動，幫助了日本的這些計劃，他們挑撥各種事變，一直到武裝衝突，極力想破壞國民黨的軍事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军與新四軍的行動。……今天用直接的軍事壓力要求解散中共及取消八路军新四軍的新企圖

已經發生了。」隨後該文續謂：「有些國民黨著名領袖反對各種「綏靖主義者」、投降派及挑撥者的這種陰謀活動。但是中國政府沒有堅決克服投降派這種旨在破壞民族團結及削弱中國對日本侵略者之抵抗的活動。」

與此相反，日寇同盟社最近却對國民黨之消極抗戰政策及「中國之命運」一書大加讚揚（見前），而國民黨當局，對盟邦出之至誠之諍言，竟惱羞成怒，大肆咆哮，張道藩、董顯光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大罵於前，下令所屬報紙攻擊之於後，而對日寇之捧場，竟無一字答覆，似欣欣然有喜色者。據此，重慶當局，不僅對內對外政策決無改弦更張之意，反之，對日抗戰將愈趨消極，對內高壓將愈米愈兇，對同盟國將更離心離德，而重慶與東京間之關係，日趨微妙，此種趨勢，我全國人民及盟邦人士亟應密切注意！